



禮器第二十六

張子曰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也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  
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  
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筠云貧切

張子曰禮器言禮大體完備若成器然措則正者言不動思慮放下無事時亦不失於正施則行是利也必大備乃利

用禮器者亦是成章也不成章則有窒礙不達也鄭氏曰釋

亦有不達也陸氏曰釋回增美質領惡而全好也鄭氏曰釋

猶去也回邪僻也措置也箭篠也端本也竹箭此不傷物於

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刃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傷也  
人之德得禮亦然孔氏曰竹箭四時葱翠由外有筠也如松栢陵

寒鬱茂由內心貞和也貫經也外諧內無怨者君子內外俱  
美外柔刃如筠故於外與人諧和內和澤如松心故於內無  
怨內外協服物無不悉歸於仁  
物既懷仁故鬼神亦饗德也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  
本不立無文不行

孔氏曰此因上外內諧和遂云忠者內盡於心也信者外不  
欺於物也內盡於心故與物無怨外不欺於物故與物相諧也  
得理合宜是其文也張子曰本則與天地同道仁自生義義  
之體即是禮故有文是則一本也禮器從無文不行以下極  
其文至織至悉禮運大抵說大德敦化形器外  
之事禮器大抵說小德川流之事極其詳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  
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  
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

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鄭氏曰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此地所生也  
順其鄉之所有謂之不知禮也孔氏曰合天時即依於四時  
及豐儉隔時也財物也所設用物爲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  
鬼神助天地爲化祀之必順不濫逆也雖合天會地順於鬼  
神又須與人符合其禮乃行若能事事如上則行葦得所  
豚魚戴頰是萬物各得其理也天之四時各有其宜若高田  
宜黍稷麥魚是也人居其官各有所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  
田宜稻麥是也人居其官各有所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  
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萬物委曲各有所司徒奉牛司馬  
酒醴絲竹利爲琴笙是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若夏橘寒瓜  
及李梅冬實之屬地不養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君子不以  
爲禮是不合人心鬼神弗饗是不順鬼神也方氏曰以陽生  
於子故祀天於冬之日至以陰生於午故祭地於夏之日至  
以飲養陽氣故饗禘於春以食養陰氣故食嘗於秋此禮所  
以合於天時者也黍稷馨足以爲簋簠之實水別土地之  
宜此禮所以設於地財者也以魂氣歸于天故燔蕭以求陽  
深故瘞埋於坎以魂氣歸于天故燔蕭以求陽於壇以歸地之



有餘此之謂稱也

同稱尺證切後皆

項氏曰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體者其支體宜

者其義理稱者其度數五者自綦大至綦細也陳氏曰時在

天順體宜稱在人者大在人者小故時為大順次之體

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天與賢也湯放桀武王

伐紂天吏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時之所以為大也天地之

祭則有所尊宗廟之事則有所親天地宗廟尊親之倫也父

子君臣尊卑之倫也社稷山川地祇之祀人鬼天神之祭三

者之體固異蓋天神則以陽為體地祇則以陰為體人鬼則

必盡其物賓之魄以陰為體也喪之用則禮隆皆從其親祭之

豚而祭薄也宜若不足而百官皆足大牢而祭豐也宜若有

餘而不祭必有餘者求其稱而已順主仁體主禮宜與稱主義

其所主雖殊而其為禮一也胡氏曰宜稱冬當分澄時

稱如權之稱物使其各當其分者智也方氏曰天之運之謂時

人之倫之謂順形之辨武以兵而放伐非人力之能為蓋天

稱堯舜以德而授受湯武以兵而放伐非人力之能為蓋天

運然也故謂之子君臣出平自然之理而人則順而叙之故謂

天地宗廟父子君臣出平自然之理而人則順而叙之故謂

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謂之倫社稷山川鬼神自有形以至於無形莫不各有辨故

祭者蓋別而言之則薦亦可謂之祭也

以事神言之則薦亦可謂之祭也

鄭氏曰古者貨真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瑞信也諸侯執瑞

孤卿以下執贄孔氏曰此復明上文稱次之瑞也諸侯有保

上之重宜須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為寶圭兼五等玉也諸侯

受封於天子也猶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也諸侯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

輕不得寶龜故藏文仲居蔡為僭也卿大夫不執玉故大夫卑

臺門大夫輕故不得也言有稱者結上文得與不得各有所

稱也澄曰上文言時順體宜稱五者既覆解之矣此一小節

又再說稱也以上言時順體宜稱五者既覆解之矣此一小節

再下文推言稱宜體順時而言稱者亦獨詳之至

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  
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  
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

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為貴也重直龍切

鄭氏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  
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聘禮致饗饋於上大夫堂上八豆  
周禮公之豆四十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東  
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東西夾各六諸侯七介七牢  
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  
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聘義上公七  
介諸侯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天子葬五重者謂抗  
不為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抗木橫三縮二加  
抗席二如茵用疏布緇剪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  
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孔氏曰天子德尊廟多為稱諸侯德  
薄廟少為稱士一廟抗下士言若適士則二廟也十六十二  
謂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禮有正羞庶羞掌客云公豆四十二

又云食四則豆盛正羞食謂庶羞也此上大夫八下大夫  
六皆為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正羞也介副也牢大夫也  
諸侯朝天子天子舉中以大牢禮賜之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七  
子男五今言七舉中言之也大行人云凡卿大夫士之禮各  
一其君二等侯伯七介七牢其臣既降二等故卿大夫士之禮  
五牢亦舉中言之也其介數得下其君二等若牢則以爵等  
五等之卿同牢今言五者抗侯伯之卿降二等其餘牢禮  
則否諸侯三重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三重則四席也儀禮之  
例一種席皆稱重凡席有兩則稱二重有一則稱一重與棺  
重別也古者樽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椁下所以  
藉棺用淺色緇布為之每幅輒合縫為囊將茅莠及香草  
著其中如今有絮褥也每縮二橫三為一重下棺之後先加  
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廢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縮者  
三橫者五無簣於上抗木抗木之上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縮者  
如是者五則為五重以抗載於上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  
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邊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



少共一揖之也陳氏曰諸侯膳天子以犢以天子祭天之禮  
鬱鬯無籩豆之薦者謂其用鬱鬯以薄食力則謀食故君子食  
德小人食力食德則謀道故食以薄食力則謀食故君子食  
此天子至士所達於天子者圭璋也必待酬爵而力者無數也  
不待酬爵而特達於天子者圭璋也必待酬爵而力者無數也  
達者璫璜也周官之法祀先王之祭單席者非周制也諸侯  
視朝大夫特揖士旅之者蓋大夫之德尊而士之德卑德尊  
者寡故特揖德卑者衆故旅揖而已諸侯之視朝如此至於  
天子則不然周官之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  
旁三揖方氏曰繁纓蓋路馬之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  
於五而後備也殷尚質故就猶樂謂之少者為大就之多者為次也  
路繁纓一則就多者為貴故就猶樂謂之少者為大就之多者為次也  
至於繁纓一則就多者為貴故就猶樂謂之少者為大就之多者為次也  
蓋彼所謂五次者指繼先路之象路通謂之次路亦若是指繼  
次路而所謂五次者指繼先路之象路通謂之次路亦若是指繼  
已且自其理而下以降殺以兩由一以至三由三以至五由五  
至七固其理也周路之有五則殷路固不止於三五矣二篇

所言亦互相備爾考之於書周所謂大路者非此所謂大路  
也周以玉路為大路此則木路為大路爾周所謂先路者非  
此所謂先路與次路也周以行禮自天子而後與次路者非  
上以下為先與次爾席所以行禮自天子而後與次路者非  
或以三或以五或以七或以九或以十一或以十三或以十五  
或以十七或以十九或以二十一或以二十三或以二十五或以  
席陸氏曰繁纓如字繁纓言其文一之繁也巾車曰鬼神祭單  
十有再就謂之繁纓如字繁纓言其文一之繁也巾車曰鬼神祭單  
禮曰馬纓三就則所謂就者其纓而一名繁露與此同義士喪  
擊非是又新說曰天地之祭各兩牲有降之者在始祭之時也  
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實牲體焉所以降之者在始祭之時也  
掃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降之者在始祭之時也  
祭祀共其饗牛求牛饗牛祀神之在正祭之時也故牛人曰凡  
神之牛於天則駢犢於地則黜牲各從其類也祀神之牛也降  
天用蒼於地用黃各象其功也此經特牲蓋言饗牛而已於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立封之大此以  
大為貴也量音亮

方氏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為節自天子之公至子男或以九  
或以五各有差此宮室以大為貴也天子之路謂之大路以九

謂之棺至斗謂之大斗房謂之一重房此器也  
者之棺至四重者止於一重樽則周於棺以人為貴也  
為貴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此丘封以人為貴也  
量言其所容度言其所至度量宮室器血皆有之於宮室言  
謂之器而不可謂之血若邊豆之屬正謂之血者若車旗之屬可  
此大小之辨也既曰丘又曰封者自積土言之則曰丘自度  
土言之則曰封曰丘則必高矣曰封則不必高也故王公曰  
立諸侯曰封此亦大小之辨也

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解

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在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

解支政切  
甒音武

鄭氏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  
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在大小未聞  
也易曰尊酒簋二用缶孔氏曰案郊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  
佐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卑者大案天子諸侯及大夫皆

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也畧不具也特牲主  
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尊者舉解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  
者舉角此是士禮天子諸侯祭禮也受尸不具也凡王饗臣及  
其自相饗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五獻以盛酒為貴也  
在在門外則大於壺矣凡饗有酒其列尊之法在盛酒在門  
外壺在門內君尊謂于男尊也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貴賤以  
為貴也方氏曰獻謂獻之於尸也舉謂自舉而飲也貴賤以  
位言尊卑以體言獻爵者主人獻散者佐食主人之與佐食  
則有貴賤之別焉故以位言之舉解者皇尸舉角者主人皇  
尸之與主人特有尊卑之別耳故以體言之於瓦甒言君尊  
則知壺在為飲諸臣之尊於甒言瓦甒則知壺在皆瓦甒爾雅  
言盜謂之缶雖不言其所容以算法推之挾四謂之豆積之  
至於缶二謂之鍾則缶蓋四石之名也缶之挾四謂之豆積之  
則不一有之謂之盈缶是矣有用之謂樂者是也離所謂鼓缶  
水者若比所謂盈缶是矣有用之謂樂者是也離所謂鼓缶  
是矣陸氏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所謂尸飲五君洗玉  
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尊者舉解卑者舉角者凡安尸  
天子舉竿諸侯舉角則卿舉解大夫舉角與若特牲饋食則  
尸以角旅酬更以解與此經不同者蓋卑者以大為貴然則

此經所言蓋天子諸侯之儀也周官子男饗禮五獻則所謂五獻之尊主饗禮與言子男以見公侯舉祭在前舉饗在後亦言之序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豈所謂門內壺者邪公尊瓦大在尊南南上豈所謂君尊瓦甒者邪士旅食于門而兩園壺豈所謂門外甒者邪園壺雖非甒其陳設之序則然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

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

孔氏曰天子堂九尺此周法也案考工記般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周氏曰天子之堂九尺非周制也周之上公以九尺為節則天子當以十二為節也天子諸侯皆臺門而天子門以五諸侯以三乃其別也

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

士於禁此以下為貴也

鄭氏曰廢猶去也於斯禁也謂之於者無足有似於於大夫用斯禁士用於禁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孔氏曰至

敬不壇埽地而祭者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於泰壇燔柴訖於壇下埽地而祭以乘之其犧象等六尊皆無用舟又燔禮諸侯之法瓦大兩有豐是無禁也於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若華為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若華為飾列其足為褰帷之形也於是以舉名如於今大木輦上有四周于無足今大夫於亦無足似木輦之於少牢司宮尊兩于房戶之間同於也是周公時已名於禁為於也王藻云大夫側尊用於禮則斯禁也兩壺於禁是大夫用於禁也王藻云士用於禁士冠禮以禮樂承尊皆用禁是士用於禁也鄉射是於禮而用於禁者亦飲故得與大夫同也陳氏曰於雖有舟謂雷動以鄉飲酒禮亦謂之於禁蓋天子諸侯之尊有於雖有舟謂雷動以鄉飲酒禮鼓物之利否則有害於之災舟善操之則有載濟之利否則有覆溺之患所以為戒也大夫士之尊命之於禁所以禁之也德尊者有戒而無禁德卑者戒而又禁之所以無於酒之過方氏曰於也禁也皆所以為酒戒而於則欲其不流曰禁則欲其不犯合而言之於亦禁也猶之旗常通謂之九旗也且有足者為禁無足者為於於有足則高無足則下至廢禁則又下

矣陸氏曰廢讀如廢敦廢爵之廢無足曰廢豐似豆而里非  
有足者也故豐亦或謂之廢禁謂之廢固亦以去為義廢敦  
言喪無所事敦也廢爵言喪無所事爵也廢禁天子諸侯之尊無所事禁也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  
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

文為貴也卷與袞同黼音甫

鄭氏曰此祭冕服也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孔  
氏曰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袞  
諸侯以下又稍少也然周禮上公亦袞侯黼大夫黻雜明夏殷  
緇大夫玄士爵弁玄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雜明夏殷  
禮也但夏殷衣有日月星辰山龍今云龍袞者舉多文為首  
耳日月之文不及龍也朱綠藻十有二旒亦是夏禮也周藻  
五采也十二謂旒數也諸侯九以下亦夏殷也周家旒數隨  
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熊氏曰朱綠以下亦夏殷也周家  
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等皆周法也黻特舉黼九章七章以  
下其中有黼也孤絺冕而下其中黻特舉黼九章七章以

詩采菽云玄袞及黼是特言黼也詩終南美秦襄公黻衣繡  
棠是特言黻也陳氏曰天子不言大袞曰龍袞主以文為貴  
諸侯之服雖自袞冕而下然其德貴乎能斷故言黼亦舉其  
下言之卿大夫之服自冕而下其章有黻故曰黻以其德  
貴乎能辨也天子之制與弁師不同異代之禮也蓋藻潔而文  
下大夫五士三則制與弁師不同異代之禮也蓋藻潔而文  
衆采如之故曰藻水流趨下旒冕之垂者如之故曰旒藻或  
作繅以絲為之或作瑛以玉貫之也繅旒或謂之繁露以其  
象然也漢制天子繅旒前長後短諸臣繅旒有前無後非古  
也方氏曰藻必五采特曰朱綠則舉其華者以該之也亦與  
雜帶君朱紵同義陸氏曰天子舉龍袞其華者以該之也亦與  
黻又其次舉玄衣纁裳蓋言之法如以辭而已矣是諸侯無  
藻火大夫無黼士服玄冕也若天子士服玄冕也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裘不和大路  
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霏禪杓此以素為貴也琢文轉切又丁角切大羹音泰和糊

卧切越音活犧音莎又如字霏  
莫歷切禪章善切杓市約切

鄭氏曰大路長三尺或作幕檠木白理也孔氏曰至敬謂敬之至極祭天服用大裘是無文也父黨謂父之族黨以質素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也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尚質故無珠桓蒲之又大羹肉汁也和後人祭既重古但盛肉汁謂之大羹肉而飲其汁未調和後人祭既重古但盛肉汁謂之大羹天用陶匏蓋以瓦為尊畫犧羽於上或用犧形為尊是夏殷禮也疏麤也鼎覆也謂郊天時以麤布為中以覆尊也貴素故用白理木為杓陳氏曰八尊所以祭天地故尚質六彝所以祭宗廟唯尊而已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殺所戒切

鄭氏曰省察也禮以多為貴而至於禮以素為貴皆禮之寓於形名度數之間其用不同者有如此也其用雖不同要之歸於稱則一也故豐之而不以為有餘殺之而不以為不足

其稱而已此為禮不可不察也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切又音洛下同

鄭氏曰外心用心於外其德在表也詡猶普也徧也發猶見也內心用心於內其德在內致緻密也物無可稱其德者萬物皆天所生孰可奉薦以稱也孔氏曰外心謂起自朝廷廣及九州四海王者宜發揚德音普徧萬物樂得其禮發見於外也德天地之德也產生也方氏曰天地之德雖粗而道則致精物生之迹雖顯而其道則致微故曰德產之致也精微德之所致如此觀天下之物固無可以稱其德者矣周氏曰外氏曰聖人之德得之於中而發揚於外足以普徧萬物言貴

多則曰大曰高曰文在其中矣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  
特脩誠以事之而已言貴少則曰小曰下曰素在其中矣樂  
其發者樂其德之發於外也  
慎其獨者身致其誠而已

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  
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孔氏曰天不可外報所以內極敬慎而其理為尊外心接物  
廣大故外極繁富而其事可樂方氏曰內外以心言多少以  
物言稱其內心則以少為貴故不可多稱其外  
心則以多為貴故不可寡此先王制禮之道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

攘切如

鄭氏曰君子謂大夫以上孔氏曰禮既須稱中則得禮僭則  
盜竊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附用大牢匹士士也士常  
祭特豚遣奠及卒哭附加一等少牢方氏曰諸侯謂之君大  
夫謂之子匹士猶匹夫匹婦匹偶士以其有夫婦之偶而已  
夫祿厚者用禮隆祿薄者用禮殺凡以稱已之有無而  
後可為故以是言之馬氏曰攘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管仲鑊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

鑊力豆切簋音軌  
紘音宏梲音悅切

方氏曰濫者溢而無所制之謂鄭氏曰濫亦盜竊也鑊簋謂  
刻而飾之大夫刻為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謂  
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大夫士當組紘纁纁纁纁纁纁纁  
梁上楹謂之梳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接諸侯斷而磨之  
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孔氏曰管仲齊大夫也簋  
黍稷器鑊簋朱紘天子之飾明堂位云山節藻梲天子廟飾  
此管仲僭為之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澣戶切

鄭氏曰隘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禮也大  
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澣衣濯冠儉不務新孔氏曰晏平  
仲齊大夫名嬰大夫祭用少牢士用特豚而平仲今用豚豚  
又過小併豚兩有揜豆也必言有者周人貴有也肩在俎  
今云豆喻其小假豆言之其實在俎不在豆也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

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鄭氏曰言二大夫皆非也紀絲縷之數克勝也孔子謂我戰則克聖祭受福二句相連故合引之也張子曰孔子謂我戰則克聖人有不戰戰豈容至敗者為勝則子產叔向輩舉兵亦莫有皆無名也若止謂仗義者為勝則子產叔向輩舉兵亦莫有不義聖人之戰無敗若周孔相對則何如唯有不戰知彼知已一有不及則戰矣祭必受福福者百順之名孔子所以交於神明者必別有道凡祭祀之事末各利成利之為言順利通達內盡志外盡物於祭凡祭祀之事順利皆達也舊以利為養養乃其間一事耳澄曰自禮有以多為貴者至此凡十五小節皆言稱之事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

薦不美多品葆音保又保蚤音早

方氏曰以其言得於當時之君子故稱君子曰與左氏所稱同義鄭氏曰祈求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已耳祭祀不為水

福也麾之言也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為快也葆之言衰也葆大謂器幣也也禮設六祭之科非福之常也蚤謂先時也非為祈福報也也而先時蚤設為快也褒崇高之稱也祭之器幣以霜露未至而先時蚤設為快也褒崇高之稱也祭之器幣大小為之也嘉事冠昏也人生二十成人自冠三十嗣也自宜昏若無親者昏三月祭以告廟冠畢掃地而祭禰並是有為而然非謂善之而設祭牲不及肥大者謂郊牛之角廟粟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其定不以多為美故郊特牲而社稷大牢也薦祭品味各有其定不以多為美故郊特牲而社稷大牢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

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綦音忌與音舉下同夫音扶盛音成瓶步下切

鄭氏曰文仲魯公子疆之曾孫臧孫辰也莊文之閒為大夫文二年八月丁卯大祀于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為宗人之為也與當為饗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僖饗饗饗也時人以當為饗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次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孔氏曰僖公閔公俱是莊公之子閔小僖大閔為君時僖為臣閔少而死後

乃立僖僖死其子文公立弗綦為宗伯典禮倭文公云吾見  
新鬼大故鬼小以閔置僖下是臣在君上為逆亂昭穆文仲  
不能諫止故為不知禮禮祭燔柴祭神燔柴祭之文仲又  
故祭報之弗綦謂是火神燔柴祭之文仲又不能諫止又為  
不知禮者何得燔柴祭之故汪謂與當為燬也祝融并與  
三者不同祝融古火官配之長五祀之神祀於郊與者正  
入與燬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及蓬豆設於竈又延  
以不與也周氏曰先炊之有祭猶牧之有神在於燬竈三者  
畜也澄曰自君子曰祭祀不  
祈至此二小節言宜之事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

也當浪切  
體謂身之百體成謂完全人身之百體皆備乃為完全之人  
若缺其一體則非全人矣設謂所置之處言耳目鼻口手足  
各在其處也設之不當謂若眉在眼下口在鼻上或手之  
指短足之指長之類皆為不當不當則雖備猶不備也

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  
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上既以體喻禮此遂言禮之三百三千皆不可缺如人之百  
體也凡禮大小顯微之俱有者猶人身百體之俱備也損之  
益之揜之損之謂減削其大而使之小益謂增補其小而使之  
至極或大或小或顯或微其條共有三千三百之顯也致謂  
之至極也孔氏曰禮有大有小有所去取亦如人之百體一  
養也少為貴也方氏曰禮有顯者謂有高及文為貴也  
及少為貴也方氏曰禮有顯者謂有高及文為貴也  
下為貴也方氏曰禮有顯者謂有高及文為貴也  
則無用故曰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損以爲小以少之為貴故小者不可益以爲大以外之為樂  
故顯者不可揜以爲微以內之為尊故微者不可大以爲顯也  
馬氏曰百骸九竅具然後足以為尊故微者不可大以爲顯也  
為禮經禮者曲禮之總曲禮者經禮之別至  
於三百三千之多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

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又以戶喻禮行道者必由乎禮如入室者必由乎戶此禮之為體所以有一之不可或缺而或不當者也自禮也者猶體也至此三小節言體之事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

誠若

鄭氏曰若順也竭情盡慎謂以少小下素為貴也美而文謂以多大高文為貴也孔氏曰求竭已情盡其戒慎致其恭敬內也威儀之美文章顯著外也澄曰若者句末之助辭猶易之出涕沱若戚嗟若若字雖不訓順然或內或外各以其誠其於人道之倫為順也沈氏曰表裏相稱內外相似之謂若即誠意而發為禮文故謂之若今人禮文多溢於誠意則為偽矣陸氏曰誠之所在常自若也不為質文加損

君子之於禮也有經而等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順而

討也有順而撫也有慚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

鄭氏曰經而等若天子下至士庶人為父母三年直而行若始死哭踊無節也曲而殺若父在為母期也順而討若天子若君沐梁大夫九侯伯士沐梁士沐梁而播謂交殺有所與也順而撫言及也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天子之服象日月以至黼黻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放而文若天子之服象日月以至黼黻而不致若諸侯自山龍以下相降差是順常也直謂已而行順猶順序自天子以下轉相降差是順常也直謂已而行拾取也君沐梁士卑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播布也謂君祭而臣助下至胞翟悉有所得是交上貴之分以布徧於下也放也法也法天以爲文也致極也諸侯以下亦有放法而不得極也方氏曰經而等謂順理之常無賤一也三年之喪男有昏女有嫁是矣直而行謂行吾誠於內而無所屈若凶事不詔至敬無文是矣曲而殺者謂為所隆者厭而不得伸若父在為母期無文是矣曲而殺者謂為所隆者厭而不得伸之情而有法以治之也若順君臣之義以治朝廷順父子之

情以治閭門是矣順而撫者謂順人情而有所取若孔子純  
儉以從衆拜下以從禮是矣漸而播者謂漸此以播於彼若  
旅酬之逮賤餘之逮下是矣推而進若兄弟子猶已子是  
矣放而文謂觀象放法以致其飾若天子之服龍衮冕其旗  
大常是矣放而不致若諸侯之服自鷩冕而下其旗自龍而  
下是矣項氏曰有經而等經謂不變等謂同也禮以變為文  
以不同為節同而不變則若父母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皆  
一等是也此章凡九條皆以反對為文獨經而等無反對者  
此外八條皆變而不同即此一條之反對也先儒以順而討  
為對非也順而討自與順而撫為對脫簡誤在末耳討去也  
撫取也順而去謂自上而下每法減去以去為順此以多為  
貴者也順而取謂自上而下每等取加以加為順此以多為  
貴者也取猶君取一臣取二之取澄曰凡此九條皆順其自  
然之倫九條之次今依項說更定自君子之於禮也至此二  
小節言順之事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

鄭氏曰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由用也澄曰共由猶云通行言夏殷周三代之

時禮之儀文雖小有損益而其所以為禮者則一故天下之  
民皆可通行蓋損益而異者禮之文耳禮之本則相因不變  
而無不同也

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鄭氏曰素尚白青尚黑也言所尚雖異禮則相因耳澄曰所  
尚之色雖有或素或青之異然禮之本則夏造作於前殷因  
襲於後無不同者方氏曰或素或青言質文之相變也言素  
則知青之為文言青則知素之為質言殷之因夏則周之因  
殷從可知矣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無武音

鄭氏曰夏禮尸有事乃坐殷無事猶坐周亦坐尸因於殷也  
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食飲無常若  
孝子之為也孝子就養無方孔氏曰夏禮質言尸是人人不  
可又坐神坐故唯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尸倚立以至祭竟

也殷人坐尸周禮而損其不坐之禮益為常坐之法是殷轉文也  
宗廟之中禮主於孝凡預助祭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無  
常人也按特牲延尸及詔侑相尸之禮皆是用一祝也周禮大  
祝下無常者謂人但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就  
此衆祝之中皆得相侑尸也方氏曰夏立尸而殷坐尸且詔侑無  
坐尸而詔侑未必不可無方周則文又備不唯坐尸而殷坐尸  
方也澄曰言尸之或立或坐殷異於夏詔侑或有方或無方  
周異於殷曰亦然者言亦如上文之禮不同而其敬祭之道則  
一也道即禮也言此句與上文三代之禮一也而其敬祭之道則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醑與醑其庶切又其

鄭氏曰旅酬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合錢飲酒  
為醑旅酬相酌似之相酌也后稷之尸謂發爵時聚羣廟之主於  
大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東西壁東向為發爵之主不與子孫  
酬酢餘尸凡六在後稷之室南北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酬  
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而周益之然大裕多主唯云六尸者  
毀廟但有主無尸也凡飲錢飲酒必合均遍與旅酬相似故

曾子引世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澄曰此承上文言周之  
康之世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澄曰此承上文言周之  
異於殷者不但詔侑無方之後以結之自三代之禮一也至此  
引曾子釋周旅酬之言于後以結之自三代之禮一也至此  
四小事言周旅酬之言于後以結之自三代之禮一也至此  
時之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

獻孰爛似

鄭氏曰近人情者乘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大饗裕祭先王  
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爛沉肉於湯也血腥  
爛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巳孔  
氏曰血為遠腥次之爛稍近孰最近遠者古近者今一祭之  
中兼有此事按宗伯祭廟以裸鬯為始祭社稷五祀以血為  
始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孰為  
此云郊血是郊祭也郊特牲云血毛告幽全是宗廟有血  
也宗伯云以血祭社稷五祀是血祭也楚語云禘郊  
則有全蒸是祭天有孰也此云三獻爛宗伯云以肆  
獻裸享先王是祭大有孰也此云三獻爛宗伯云以肆

祭祭社稷五祀既血有腥爛明有腥有孰可知也皇氏曰郊  
天與大饗三獻並有血腥爛孰今此挾設之先後郊則先設  
血後設腥與爛孰雖以郊為主其祭天皆然也大饗之時血  
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於戶外薦血腥也雖以大饗為  
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其三獻之祭血腥與爛一時同薦凡  
薦爛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  
血宗伯之文是也至正祭薦爛之時又薦血此文是也若羣  
小祀之屬唯有薦孰無血腥爛也以其神早故耳先薦者設  
之在前後進者設之居後沈氏曰祭禮有腥燂孰三獻舊說  
謂腥爛備大古中古之禮予以為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為  
無知則不仁以為為智又則不智薦爛以食之孰所以為仁不  
食之腥爛所以為智又則不智謂腥爛以食之孰所以為仁不  
道接之致疑也一或謂鬼神嗜腥爛此雖出於  
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或有此理未可致詰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  
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  
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宣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

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  
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智步温之至也音促類與泮

同惡音呼池大河切  
相息亮切温紆運切

鄭氏曰作起也巳猶甚也慤蹙蹙願貌大愿則辭不見情無由  
至也魯人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類宮告  
右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呼池温夷并州川也配林  
林名繫繫牲于牢也戒散齊也宿致齊也將有祭祀之事必  
先敬慎如此不敢也擯詔告道賓主者積漸也相步扶工也皆  
為温籍重禮也孔氏曰君子行禮當有積漸非是徒起而致  
已之情是皆有所由也為始也魯人無后稷之廟今將祭天先  
告后稷是皆有所由也為始也魯人無后稷之廟今將祭天先  
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繫牲于牢芻芻之三月祭前  
日七散齊三日宿齊積漸敬慎不敢逼切也實主相見有  
擯相詔告作樂之人無目有扶相行步温籍之威儀擯相以自  
曰温謂承籍凡王以物温裹承籍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  
承籍也方氏曰禮之情常直而畧禮之文常曲而詳情文相  
須不可偏廢禮之作也豈徒直情而徑行哉亦必有所由

始以曲為之文而已由始言有所先也以其有所先而不遽  
作故能委曲以成其文焉自七介相見而下至温之至皆其  
事也相見必以介者所以達其情辭讓而後至者所以舒其  
行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則讓亦由是也有事謂祭  
也將有事於大必先有事於小焉所謂有由始也擯於賓執  
事以奉主者也詔於主傳命以告賓者也相步則相警之步  
者賓主相接而後禮行警相相資而後樂  
作則緩而不迫和而無乖故曰温之至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  
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篲之安而藁鞞之設是

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莞音官藁古老切鞞音江八切

鄭氏曰哭泣由中非由人也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二者反本也醴酒以下三者脩古也有主謂本與古可述而多學以本與古求之而已孔子曰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啼號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朝事謂朝廷之事以樂奏音樂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玄酒水也尚上也割刀今刀也鸞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古刀遲緩莞篲今之席也藁鞞除穗粒取稗藁為席

祭祀之玄酒在醴酒之上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郊祭不用莞篲之藁席皆脩古也方氏曰本者未之初古者今之曰脩凶事喪禮朝事吉禮凶事不詔則朝事必詔可損益故曰樂則凶事無樂可知朝事之遽豆以象朝事親其所進朝事以始也祭義曰樂以迎來正謂是矣禮有饋詔所以示相接之歡也文也凶事則用情而已故不詔樂以備食所以盡事生之歡也祭則如在焉故亦以樂夫於凶事則用情朝事則如在豈非反本者乎主猶賓主之主衆之所從故也蓋本者未之主者今之主少則得多則惑以其有主則雖多不惑故可述而多學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鄭氏曰致之言至也極也孔子曰內猶心也物萬物也無禮不辨也外欲觀察萬物而心不由禮則察物不能得也無禮不分

為民物主於心  
敬信故禮為萬物之至極也  
馬氏曰觀物在日必有  
氏曰節者即物自然然而為之制者也  
能度彼者以吾有量也苟無節於內則所存乎已者未定何  
恃而觀者也由禮乃能得物之情也  
節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

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

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亶亶焉

匪亶切

鄭氏曰大事祭事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達猶皆也亶亶勉也君子愛物之事為朝謂皆勉勉勸樂孔氏曰自作大事以下皆因財物之見天雨澤西門之外亦順天之時也天地之心為夕謂秋分之夕祀而勉勉勸樂所以與天地合德也方氏曰因其財物於外以致其義於內蓋先王制禮之意也大事若春有祠夏有陰秋

有嘗冬有烝此因其財物以致大事之義以日之出於朝也朝日於王宮之壇以月之見於夕也夕月於夜明之坎此因其財物以致朝夕之禮此因其財物之高而為事高之禮因川澤物之大者悉而論之凡天之所生苟可以為禮者莫非財物也財物因皆天之所生天之所以生之者存乎時雨之澤天時雨澤君子達亶亶者為其足以致其義故也亶亶言勸勉於禮達言君子達亶亶之人皆如是也馬氏曰天時雨澤君子勉勉樂之而不倦者樂其生財得以行其禮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

鄭氏曰古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誓眾重事也孔氏曰此明舉賢任能敬事天地遂致龜龍降集寒暑順時至將祭之時選舉賢能置之祭位則服大刑是也方氏曰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其有不恭則服大刑是也方氏曰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郊特牲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祭此舉賢而置之也郊特牲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此聚眾而誓之也澄按賢謂有德有道者眾謂有能者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假音

鄭氏曰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地而下者以事也名山猶大也升上也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謂陰陽氣和而致象物也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謂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孔氏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上文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也方氏曰告天謂之升中因名山而升中因其高以告天也吉土卜土之吉者以為之兆也小宗伯言兆五帝於四郊是也四靈之物至五行之氣和聖人夫何為哉故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也馬氏曰升中于天謂升中心之誠於天澄曰因天因地言每歲圜丘方澤之正祭因名山因吉土言告祭之禮非常祭也書言至于岱宗柴望詩言陟其高山蓋巡狩之登高山與相接連故以在地之登高山者蓋人望見天之蒼蒼唯山頂與相接連故以在地之登高山者掃除郊野之登彼名山以升達心中之誠于天也告祭之禮或

吉土以敬饗人間之祭于郊也人之受於天者謂之中天之宰於人者謂之常在人也曰帝其於天者謂之中天之降上也交相感應焉本無彼此亦無上下人而祭享其目所視而言之也享帝與饗帝不同享帝者以神而歆饗其下言唯聖人唯能以享上帝是也但享饗二字多通用故讀其下言唯于天者下地之人往與上天之神接鳳凰龜龍地之物也郊之品彙也故其祥由升中而致人之神接鳳凰龜龍地之物也化也故其和由饗帝而致天之應平者二氣之感也神之感應各有所屬鳳凰自空中飛下人間故曰降龜龍自水中出至地上故曰假風雨不過多亦不太少故曰節當寒而寒當暑而暑故曰時此數語至精非幾於知道者不能及後世登封泰山承襲升中于天之說而誤下禪梁父承襲饗帝于郊之說而誤或以饗帝于郊為兆五帝于四郊非也彼乃常祭爾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

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禮交動

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壘音雷縣音玄分扶問切

鄭氏曰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東酌壘尊象月出西方而東行也孔

氏曰此明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放之以為德故君立于

在西方君所酌也縣鼓謂大鼓也在西方縣之應鼓謂小鼓也

在東方君所酌也壘尊在阼階堂上犧尊在西階堂上故君於阼

階西嚮酌犧尊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於堂上也樂交應乎上

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於堂上也樂交應乎下者

謂縣鼓應鼓交相動於堂下也上下禮樂交相應會和諧之

至極也馬氏曰天道至教非無德也聖人至德非無教也大

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至教之端耳方氏曰分位定而天酌犧象夫

酌壘尊此至德之一端耳方氏曰分位定而天酌犧象夫

以致和故廟堂之上交乎陽也犧象在陽也夫陰也君位在阼而

酌壘尊以陰而上交乎陽也犧象在陽也夫陰也君位在阼而

之西酌犧象以倡陽道也其位則在東是以陰上交乎陽也此樂所

鼓以和終陰道也其位則在東是以陰上交乎陽也此樂所

雷陽也牛陰也故壘在左而犧尊在右者陰陽之位也周氏曰

鼓而對應鼓則應鼓非縣乃提之者也以應鼓而對縣鼓則

縣鼓非應乃倡之者也倡者為陽和者為陰故縣鼓在右而

應鼓在左者陰陽之配也君在東阼所以祖日之生於東夫

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

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

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鄭氏曰自由也濂伯王衛大夫名瑗孔氏曰據王業之初故

云所自生據王業之末故云所自成以禮為反本故用以節

鄭氏曰自由也濂伯王衛大夫名瑗孔氏曰據王業之初故

萬事樂以成王業故脩以道已志能以禮節事以樂道志則國治不爾則國亂觀器之善惡而知工匠巧拙觀人之發動所為而知其有知禮樂猶是也禮正而樂和則知其國治禮慢而樂淫則知其國亂也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君子治國謹慎其所以與人相接者馬氏曰自非智足以及則不能達君子之達其明足以照之則器之巧拙發之智愚皆不能逃於視聽之內益達者觀微以知著察性以知來也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屬之玉切定丁

鄭氏曰納牲於庭當用幣告神而殺牲故君牽牲大夫以幣從也親制祭謂朝事進血管時所制者制肝洗於鬱鬯以祭

於室及主也親割牲謂進牲孰時勿勿猶勉勉也肉謂之羹道猶言也設祭之饌于堂人君禮然為祊乎外明日之釋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孔氏曰裸鬯既訖君出廟門而殺牲也殺牲已畢進大夫贊佐執幣而從君乃用鬱鬯入以祭神於室於此之時夫人薦盞齊以獻之侯伯子男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盞孰時君親割牲體於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謂制祭割牲之時也命婦從夫人謂薦盞薦酒之時也洞洞質慤之貌屬屬專一之貌中勉取乎欲望神之歆饗也詔告也謂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殺牲將迎尸主人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三詔不同位者求而未得故於三處求之也設祭謂薦腥也三詔此所薦饌於堂為祊謂明曰祭祭記在廟門外之西也一節論侯伯子男祭宗廟之事方氏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然於大廟之事尤見其敬制祭薦盞朝事之時也割牲薦酒饋食之時也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饋食以酒饋食之時也割牲以孰而薦以酒然君以盞齊饋食以酒饋食之故割牲以孰而薦以酒然君以盞齊饋食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  
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  
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續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  
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內音納

見賢遍切  
續音曠

鄭氏曰大饗謂盛其饌與貢裕祭先王也內金內之庭實先  
設之金從革性和荆揚二州貢金三品是也束帛加璧貢享  
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王比德焉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荆  
州納錫大龜是也金炤物故云見情金有兩義先入後設也  
丹漆絲續竹箭萬民皆有此物荆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  
貢續揚州貢箭萬民皆有此物外夷服貢漆服之國周  
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其出也  
謂諸侯之賓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夏孔氏曰  
此明天子大饗中之大謂諸侯各貢其方物奉助祭之禮饗謂饗  
祭先王饗中之大謂諸侯各貢其方物奉助祭之禮饗謂饗

乃然故云其王事與三牲魚腊諸侯所貢故云九州之美味  
籩豆之薦亦諸侯所貢實於籩豆四時和氣所生也諸侯內  
金以為庭帛加璧於上以君子之德與王相似尊之也龜為  
前列者也布庭實之時以龜有靈知在眾物之前而為列先  
有知也金次之者陳列此金次在龜後以金能炤而為露見其  
情先與漆也金示和是也先入陳在龜後是後設龜金之有  
諸侯未朝而貢之陳列在下以上所貴寶為摯則九州之內諸  
餘外國無常貢之貨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則九州之內諸侯其  
氏曰大饗者三年一袷羣廟之主而合食於大祖之廟方氏  
曰司服以九章之袷冕饗先主則大饗為九獻矣九獻之事  
獨王得備故曰大饗其王事歟三牲魚腊也魚腊魚也  
三牲魚腊天產也天饗其王事歟三牲魚腊也魚腊魚也  
味為陰也籩豆之薦地產也地產所以作陽德故曰氣為主  
而曰和氣氣為陽也龜北地方主知灼之以氣為主  
來物長樂陳氏曰王行大饗之禮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  
其祭而人也各貢國之所有以脩職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  
之樂而送之肆夏天子歌皇華以送待帥臣歌采薇以送於  
祭之諸侯重也待使臣歌皇華以送待帥臣歌采薇以送於

大饗言肆夏以送之則有送而無迎臣之而弗賓故也於燕  
饗言賓入門而奏肆夏則有迎而無送賓而弗臣故也新安  
王氏曰鄭謂肆夏當作咳夏按大司樂王出入奏肆夏尸出  
入奏肆夏而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考其意享則賓  
出奏肆夏重賓也燕則有無筭爵恐其醉而失禮故奏肆  
戒之也然則助祭之後出廟門疑奏肆夏不奏咳夏禮謂助  
祭之後無筭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咳夏故燕於寢故曰享以訓  
皆奏咳夏明不失禮其說不然饗於廟燕於寢故曰享以訓  
恭儉其禮意主於嚴燕以示慈惠其禮意主於歡為有無爵  
筭故也廟中之享必不至醉享於廟燕不於廟安得奏咳夏  
以警其失禮乎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  
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  
其本也

鄭氏曰敬之至言就而祭之不敢致也仁之至仁恩也父子  
主恩也喪禮謂哭踊袒襲也服器謂小歛大歛之衣服葬之

明器用幣謂來聘賵欲觀仁者主乎敬近而親者主乎愛祀  
內可以觀也方氏曰遠而尊所以為仁仲尼燕居曰郊社所  
以於鬼神則郊無非祭親於廟之所以為仁為主耳記曰大廟之內  
敬矣則廟無非敬也要之以仁為主耳馬氏曰人死斯惡之  
矣無能斯倍之矣故先王為之禮使民不惡不倍而盡心於  
死者必誠必信故曰忠之至也禮生於仁義因其禮行之際仁  
義存其中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  
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密真也和戶

孔氏曰其人即忠信之人也鄭氏  
曰道由也馬氏曰道之為言一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  
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鄭氏曰誦詩三百喻習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也饗  
帝祭天毋輕議禮謂若誦詩者不可以彊言禮孔氏曰一獻  
祭羣小社不學禮則不能行大饗謂大旅祭宗廟其禮又繁大  
旅是總祭五帝天人道隔其禮轉難大旅又不如郊天之備  
祀且有所不足則其禮之愈詳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禮各者  
猶且有所不足則其禮之愈詳者愈有所不足矣方氏曰禮  
有大小故行之有難易此愈大者所以愈難焉行其事  
者其難如此則言其義者可不重乎故曰毋輕議禮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彊力  
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宅

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

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跛彼義切倚於

鄭氏曰宰治邑吏也季氏祭謂舊時也倦怠以其久也偏任  
為跛依物為倚室事祭時堂事禮祭祀未終日已昏沒故事云  
氏祭於宗廟及至日闇而行祭禮祭祀未終日已昏沒故事云  
日不足繼曰明以燭也其後祭子路與行禮正祭之時事尸

在室外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饌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於  
戶也正祭後饋尸之時事尸於堂在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  
之人於階受取是交乎階也質正也晏晚也正明始行事朝  
正饗晚禮畢而退言敬而能速也子路好勇持人多不尚其  
所為故孔子明之誰謂由也而不知禮言其知禮也張子曰  
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亦通達連續之義也方氏曰君子  
之行禮固不欲速又惡季氏之於魯其亦習周之文而不知其意  
人祭日以朝及闇季氏之於魯其亦習周之文而不知其意  
者歎及子路行之乃能速而敬焉雖不必合於先王之文然  
亦可謂知禮之意且能救一時之弊此孔子所以善之也彊  
力即聘義所謂彊有力是也肅則不怠敬則不慢彊力動乎  
外故以容言之肅敬存乎中故以心言之執事者內外異位  
乃以內而交手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手下則尤易為  
力矣山陰陸氏曰子路有為為之也即無為是圖速者也

右記論禮之辭凡十一節

禮記卷之二十一

或謂論語之精也十一

此篇四節第一節解說六經之所以教故以經解名篇  
皇氏曰解者分析之名分析經教不同故云經解六經  
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 經解第二十七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鄭氏曰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  
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以豉切屬音燭比毗志切

此以下蓋記者之言篇首先引夫子一語而推廣其義謂入  
到此國見其國內之為人如此則知此國之君以此經教其  
民也溫者如春陽不嚴冷也柔者能婉順不剛戾也敦猶篤  
也厚也謂不佻薄詩優游感諷辭不迫切不直訐人過而陰道

人於善疏謂開明通謂透徹書載古先帝王之事使人心識  
明徹上知久遠樂之聲容器物非一甚為廣博悉須備具而  
其大要則以消融查滓蕩滌和穢使人心境平易歸於善良  
易剖判人事之吉凶如水清瑩照見底裏而擬議天道之幽  
深未易窺測恭謂不慢侮儉謂不縱肆莊謂外儀之整敬謂  
內心之一聯屬聖筆所脩之辭比並各國所行之事或事同  
而辭異或事異而辭同即此而觀可得聖意方氏曰莊子云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  
以道名分孔氏曰詩為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別者若以聲容  
干戚教人是樂教也若以詩辭美刺諷諭教人是詩教也長  
樂劉氏曰凡此六者言周道雖衰而諸侯之為國猶有如此  
者亦文武之遺風餘烈也若文武之道出自天子而行之諸  
侯則四海同風非有國異其教也

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  
失亂

鄭氏曰失謂不能節其教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澄曰  
愚如所謂告以井有人焉而從之者也誣如所謂盡信書不

如無書者是也器物聲容之美盛或流於侈靡探索天道之  
幽深或害於心思儀文繁縟或煩勞而使人厭義利參差或  
勞亂而使人惑馬氏曰六經之道無失也其失者由上之教有以失之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  
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  
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  
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鄭氏曰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應氏曰樂正崇四術則  
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矣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  
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  
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侯之教未必  
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讚繫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  
術流行既廣其傳又慮其敝故有此言澄謂先王但以詩書  
禮樂為教而未嘗以易春秋為教况春秋作於獲麟之年筆  
削僅終而夫子沒矣豈有夫子自言以春秋立教之事澄故



○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

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去羗呂切

號謂徵召令謂命戒號令便於民則民悅以不乖戾故謂之和上親其下如父之愛子下親其上如子之愛父交相親愛

故謂之仁民所願欲不待下求於上而上自以是與其下如四時之有信不速自至故曰信除去天地之害如堯平水患

之類此事理之宜故曰義和仁信義皆謂施於有政如器之可操執苟徒有治民之意而無此器則是雖有不忍人之器

而無不忍人之政也必成謂不完成也然四者之器又須有禮故雖有政必有禮以齊之故下文遂推說禮之功用霸者

諸侯之長王者天子之稱此篇第一節言諸侯之教第二節

言天子之德故於此總言之而曰霸王之器孔子曰欲作事

物必先利其器霸王必須義信和仁也鄭氏曰器謂所操以作事者也義信和仁皆存乎禮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

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

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

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

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

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

之謂也縣音玄長知長切

鄭氏曰衡稱也縣謂鍾也陳設謂彈畫也澄曰衡繩規矩者制器之則禮以正一國之民猶衡繩規矩以正器物也器物

必正之於五則然後其輕重曲直方圓皆得其實而不可欺

此禮以齊其民則民之善惡情實畢露其從於禮者為善違於禮者為惡雖姦詐之徒欲作偽以欺罔其上而不可也誣謂欺罔也隆者其崇重之心由者其踐行之迹方猶法也有方之士謂持守理法之善人以其善故加以美稱而謂之士

無方之民謂逾越理法之惡人皆由禮以其惡故儕於編氓而謂之  
民蓋禮者敬讓之道也人皆由禮則凡奉宗廟者皆敬先入  
朝廷者皆敬貴處室家者皆讓父兄處鄉里者皆讓長老敬  
讓之道達於宗廟朝廷室家鄉里故上為下之所敬讓而居  
上者不危不危則安矣民知君之當敬讓而為民者不亂下  
亂則治矣其安其治皆由有禮而然故曰莫善於禮記者推  
言禮之功用而引孔  
子之言以結之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  
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  
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  
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  
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音扶坊音房

鄭氏曰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婚姻謂嫁娶也壻曰  
婚妻曰姻自亦由也方氏曰君臣之亂生於無義故以朝覲

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相尊敬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臣  
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酒之施於  
長幼婚姻之施於男女義亦若是故曰禮禁亂之所由生也  
夫坊積土而成故以比禮水之為物小有浸潤大有淪胥故  
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三年之喪四時之祭殷相聘故聘問之禮  
父故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孔氏曰禮於亂生之如則  
豫禁之堤坊止約水從來之如則豫障之坊壞則水必來敗  
產業禮敗則  
必有亂患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  
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  
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  
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  
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

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辟于萬切行下孟切

鄭氏曰苦謂不至不答之屬孔氏曰不至謂夫親迎而女不

至不答謂夫不答於婦鄉飲酒禮明長幼相敬讓若廢不行

則尊卑無序故爭鬪之獄繁多也喪祭之禮所以教勗臣子

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生者常相存念若廢不行則臣子恩

薄而死者見背生者被遺忘矣倍畔謂倍畔天子侵陵謂侵

陵鄰國此覆說前文據人倫急切者在先婚姻次鄉飲酒

乃至聘覲也石林葉氏曰微者形而未大也教以使人知舍

以使人遷故徙善而不自知未形者有形之兆也則使人知舍

彼以就此故遠罪而不自知澄曰微謂未顯未形謂未見前

言隆禮下之人崇重此禮也此言隆之上之人崇重此禮也

禮之導人為善每在善幾方動之初其禁人為惡亦在惡幾

未見之時非若其它法令刑罰之屬待其顯見而後勸率懲

過之也故又引易以證之而為第四節之結語始謂其初未

顯未見之時慎謂宜及此時以禮導其善防其惡不可失此

幾也儻或不於其始而教之止之其差雖若豪釐之近

言其差甚小至於既顯既見而後教之止之則難為力其繆

乃有千里之遠言其繆甚大也山陰陸

氏曰引易今無之蓋連山歸藏之辭

右記論禮之辭凡四節

哀公問第二十八

以篇首三字名篇孔氏曰哀公二問一問禮二問政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

孔氏曰禮之所用廣大故云大禮鄭氏曰不足以知禮謙也

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

孔氏曰否止其謙也方氏曰夫禮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曰民之所由生澄曰禮為大夫子所以答哀公大禮之問也下文乃詳言之

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

此之為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長知兩切

數色角切

馬氏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天地故以事天地之神為先節者事天地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皆有節也方氏曰天地言神則以下所言者人而已君臣上下長幼有貴賤尊卑先後之位故以位言男女父子兄弟皆門內之治也故以親言婚姻則二姓之所合疏數則朋友之所會故以交言禮之所用如此其大君子安得不尊敬其事乎以其所能教百姓謂以身教也會節觀其會通而為之節文也澄曰分之嚴者外自君臣始非君臣則有上下非上下則有長幼其位雖異而有異之中有同焉所當辨也情之厚者內自男女始因男女而當別也婦黨曰婚婿黨曰姻自家內之兄弟而推以及異姓之兄弟也間見曰疏亟見曰數自遠外之兄弟而推以及游從之長幼也其交亦有別焉於神之大祭則舉二以包其餘於人之大倫則衍五而至於八此者指節事辨別之禮而言然者如此也謂君子以此禮之敬事大神辨別大倫故尊敬之如此所以答哀公言禮何其尊之問也君子先能自行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其所尊敬之禮然後推已所能以教百姓使之亦不廢其會節禮者嘉美之會會節謂行禮之節次也不廢者禮不下庶人隨其所得行者行之不責其備也

鄭氏曰有成事者謂君子使百姓不廢此上三事之期節三事行於民有成功乃續治文飾以為尊卑之差澄曰有成謂無毀缺也事即行禮之事雕鏤文章黼黻謂車旗器服之飾有等有儀者也嗣繼續也君子以禮教民從其教於禮之事既無毀缺然後制儀等之飾以示民而繼續所教也必用車旗器服之儀等以繼續身教之禮者猶孟子言既竭目力而繼之以規矩既竭耳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

其者將然之辭順謂民皆由禮知禮有順無逆也然後又教之以喪祭之禮蓋君子之於民以所能教之以儀等嗣之皆

施於生人者也生人之禮略備則教之事死如事生焉慎終  
於喪追遠於祭皆事死之禮也言謂載之禮經以曉諭人也  
喪筭筭謂數也服之精麤經之大小變除之久近哭踊之多  
寡凡此等類皆有其數凶奠吉祭並有鼎俎豕腊蓋兼凶吉  
二禮言之宗廟歲時祭祀則專言吉禮也序宗族謂祭後之  
燕居節謂居處之節居田居邑各隨其時居諸居山各適其  
宜是也既言喪祭而就安其居節先之以哀死而終之以樂  
生也洪範八政三曰祀四曰司空司空者居民之官見哀死  
樂生之政相聯屬也方氏曰鼎俎祭器也豕腊祭物也宗廟  
祭所也物不止豕腊器不止鼎俎各舉其一爾歲時以敬祭  
祀孝經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以序宗族祭統所謂昭  
與昭齒穆與穆齒也孔氏曰祭祀之未同姓燕飲會序宗族也  
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  
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幾音祈

醜猶惡也禹之惡衣服卑宮室是也不雕幾不刻鏤言質素  
不事華飾雖國家豐盛之時亦如少儀所言國家啟廢之時  
也不貳味禹之菲飲食也上文三然後皆教民以禮之事此  
五句遂言持身以儉之事蓋能持身以儉則用財有節而不  
重斂故家給人足民不迫窶則行禮也易富而後可教也方  
氏曰儉者不奪人故能與民同利孔氏曰君不奢飾與百姓  
同其利古昔君子行禮如此刺今不然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  
不倦荒怠教慢固民是盡年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  
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呼

報切厭於豔切教五報  
切午五故切當浪切

鄭氏曰實猶富也淫放也午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由  
前用上所言之後用下所言澄曰上所言之謂非禮無以節事  
天地之神至與民同利也下所言謂好實無厭至不以其所  
也孔氏曰實謂財貨充實貪婪好貨不知厭足使人財力於  
是盡竭專意自縱不順衆心守道者被害求其所得必須稱  
已所欲方氏曰好實無厭貪而不知足也淫德不倦過而不  
能改也荒於事故其心怠傲於物故其心慢固民是盡謂盡  
民之力而不計其勞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也衆者人之所

順而反午之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當所欲  
不顧義理也動皆失其所故曰不以其所用民即君子也以  
其有君國子民之位故以用民言之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  
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

為大愀七切

鄭氏曰愀然變動貌作猶變也德猶福也山陰陸氏曰言百姓陰受其賜也輔氏曰辭謂辭說澄曰人道謂治人之道政者行事以正人之不正治人之道不過如此故曰政為大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

正謂身之所為任理而無邪僻身先正而發於事則民從之蓋百姓所從一君身所為若君身不自為正雖有政以正之

百姓何能從之哉大學傳所謂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也

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別彼列切

鄭氏曰庶物猶眾事也澄曰昔齊景公問政夫子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答哀公之問又先之以夫婦別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三綱人倫之大者庶物諸事之小者大者先正則小者從而正矣政之所謂正者如此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

敬之至矣大婚為大大婚至矣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

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迎逆敬切舍音捨與音餘

鄭氏曰無似猶言不肖大昏國君娶禮興敬為親言相敬則親孔氏曰無似猶言不肖大昏國君娶禮興敬為親言相敬則敬有大小第敬之極至大昏又為大也國君雖尊服冕服以自迎欲親此婦也所以親此婦欲使婦亦親已也興敬為親言君子冕而親迎與起敬心為欲相親捨去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若不愛重而自親迎則夫婦之情不相親矣不敬於婦則室家之道不正矣親愛則仁也尊敬則義也仁義政教之本也方氏曰禮以敬為至而大昏又為至焉故曰敬之至矣大昏既為敬之至故雖諸侯之尊亦冕而親迎也必親所以致其親已親其人乃所以使人無以合二姓之親之好故曰與敬之也冕而親迎可謂敬矣不由此相合而其親疏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愛敬之道始於夫婦之間充之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故曰其政之本與輔氏曰夫夫婦始也父子內也君臣外也躬親之者所以致三者道則哀公亦善學矣冕而親迎躬親之者所以致三者其親愛之意也是興敬所以為親也舍敬則是遺親矣彼以褻為親者未要其終也唯敬以為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與敬則夫婦別父子親也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各遂其生而已故治謂整理之親也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各遂其生而已故

曰愛人有禮則人各安其分不至爭亂而得遂其生是禮者所以愛人也親迎之親已自親行也下親之親合比為一也親之也者親之也輔氏之說差優考之春秋經傳哀公不見有昏聘夫人之事而禮記言哀公以妾為妻則是哀公未嘗行大昏之禮故夫子因其問政而言及於此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謂已重乎

報好切呼

輔氏曰願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為是也鄭氏曰已猶大也惟親迎服祭服先聖周公也澄曰言配合二姓為夫婦以繼續先聖周公之後祭祀之主諸侯不得祭天地此泛言之因及曰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諸侯不得祭天地此泛言之因及天子爾天地社稷之祭后夫人為之主也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

焉得於  
處切

皇氏曰固不固二固皆為固陋上固言已之固陋下固言若不固陋則不問焉得聞此言哉山陰陸氏曰寡人固句澄曰或云上固字如孟子我固不知所以問人若非素來固陋無周猶言故也素也蓋固陋不知所以問人若非素來固陋無知何得因問而得聞此言也此答辭與上一節意同方氏曰心有欲問之事而口無能問之辭故曰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猶言請益也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猶之二姓合而後人道成大昏傳萬世之嗣則親迎之禮不為過矣

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興之為政

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孔子既答哀公之問意有未盡者又自推廣言之鄭氏曰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之位配天地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

教也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是也物猶事也事耻臣耻也振猶救也國耻君耻也君臣之行有可耻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馬氏曰物耻耻之小也昔弛而今起謂之振而曰出以治直言之禮者蓋夫聽外治婦人今與外事國治也石林葉氏曰夫婦正則名正而治婦聽內職家齊而後直言之禮推而廣之君臣父子皆正故可以立上下之敬至於事之廢墜可耻者足以振之國之衰弱可耻者足以興之為政之本孰先於此乎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亾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

也如此國家順矣大愉許氣切

孔子曰有道謂三代敬其妻必子有道理方氏曰妻主於內子以著代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共體又非特為主為後而已尤不敢不敬也若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惡言不出忿言不反皆敬身之道也延平周氏曰妻者親之立子者親之後身者親之技敬於下故曰百姓之親也石林葉氏曰三者君行於上而民之敬於下故曰百姓之親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得於政矣下也大王愛厥妃然至於象猶云所敬法也君能敬身身敬妻子而百姓懋法之亦能敬其身與妻子是君能敬其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其子以及百姓之身敬其妃也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孔子曰哀公因上言敬身故問敬身之事孔子對曰敬身之理鄭氏曰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而民猶以為法方氏曰辭者言行之文則者動之法言動之過而民猶以為法方氏曰辭者言行之文則者動之法則無過動上者人之慎也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議之而後動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

已

石林葉氏曰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以爵言也無其爵而可以君國子民者亦謂之君子以德言也方氏曰君

子者君國子民之稱達則居是位窮則全是德如是則成而無虧矣故曰人之成名也澄曰君子者成人之名以其人之完全無虧而以是名之也吾能敬身而百姓推本吾身所自遂謂吾親為君子君子二字之名完全其親者之名也蓋言以其親之德完全無虧而得是名也君子者成其親之名猶言君子者成德之名云尔

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樂音洛

愛人者天下之人與吾同一氣故均愛之有其身所謂吾身所受於天者能全所付而有之也能全所付則隨其所處之地而能安故曰安土能安土則此身常在在天理中及尔出王及尔游衍無入而不自得故曰樂天夫如是盡性踐形者也全體大用於身無一虧缺故曰成身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鄭氏曰物猶事也澄曰不過乎物者處事皆無差失也苟事有一之差失則此身不可謂完全而無虧矣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公又因樂天二字而問天道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子思曰天之所以為天也蓋天道之可貴在於不已日月東西相從姑指人所共見者而言不已之一事耳故以如言之閉謂閉塞不通天之運行不已雖數千萬年之久未嘗閉塞每歲生物完成而不見其有為之迹物已完成則繁然著明而可見此三者皆言天道不已之妙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慨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蠢昌容切蹴子六切辟音避

鄭氏曰志讀為識識知也言蠢愚冥煩不能明理此子之心  
所也蹴然敬貌澄曰蠢謂無所覺愚謂蒙昧冥謂無所見  
煩謂惑亂志或讀如字言我之不明子固志記於心而知之  
矣蓋謂聽孔子所對之言無所了解也蹴然不安貌孔子承  
君之謙抑故蹴然不安避席起立而後對孔子既以不過乎  
物四字答哀公成身之問矣於此又申言之仁人者能全  
德之人孝子者善事父母之子仁人盡人道孝子盡子道故  
並無差失之事親如事天如事親者仁人  
也然人兼孝子之必行故先言其事親如事天而後言其  
事天如事親孝子雖未必能盡仁人之道然其事親也無一  
事之差失故亦可謂之成身真氏曰先儒作西銘即事親以  
明事天之道大畧謂天子我身以是理而我悖之天之不才  
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天之克肖子也事親如事  
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為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  
是臣之福也

孔氏曰哀公問畢有謙退之辭謂寡人既聞子之言勤力而  
行但已之才弱無柰後日有罪失何孔子答以君懼後罪是

臣之福鄭氏曰善  
哀公及此言也

右記問答及福之辭

本時問答又辭之類

仲尼燕居第二十九

取篇首四字為名山陰陸氏曰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之事也燕居稱仲尼閒居稱以孔子

仲尼燕居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

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女音汝語去聲

鄭氏曰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居女三人者女三人且坐也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澄曰居坐也侍謂侍坐三人侍夫子坐夫子汎言及禮三人者起立夫子使之載坐而語之以禮也孔氏曰周流謂周旋流轉無不徧於天下也方氏曰周言其不虧流言其不滯周流則其用無所不徧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中貞仲切

方氏曰三人侍坐之序子張為首子貢為次言游為末子張未對而子貢對焉所以為越席敬言其心恭言其貌心敬而中禮則文辭寡故謂之野貌恭而不中禮則文辭多故謂之給給論語所謂口給也澄曰中心雖敬而不中禮節則行或朴野而近固外禮節則陵躡襍施而不順序故謂之逆給彊勇銳進而中禮節則越席而對已違於禮矣故以敬恭者指子貢之失也輔氏曰越席而對已違於禮矣故以敬恭勇不中禮號之敬恭勇皆德也然不中禮則皆陷於惡則人固不可不以禮周旋也

### 子曰給奪慈仁

上既言野給逆三失矣此又特言給之一失者為子貢言也仁者內心慈愛重厚寡言取給於口者失其本心蓋木訥近仁巧言鮮仁也輔氏曰徇外者忘內故復以給奪慈仁教之鄭氏曰子貢辨近於給奪猶亂也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

食音嗣後同

既特言子貢之失此又特言子張之失卜商雖不在坐并言之者以其不及與子張之過相反也子產母道有餘父道不足有餘者為過不足者為不及故因言師商二入而一過一不及子產一人而有過亦有不及故因言師商之過不及而并言之朱子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

所以制中也夫音扶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制若裁也子貢見夫子言師商之過不及遂問夫子何以得為無過無不及之中而夫子答以禮也蓋禮有節以禮裁制之使中其節則無過亦無不及矣先云禮乎者設為問辭後云禮者設為答辭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則何

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

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

以仁賓客也與音余喪去聲

鄭氏曰領猶治也好善也應氏曰領謂摠攬也拾之也惡者  
叔歛而無餘則好者渾全而無虧矣澄曰上言以禮制中損  
其過益其不及蓋因其氣質之偏而除治之所謂領惡也下  
言仁鬼神至仁賓客蓋因其德性之善而充周之所謂全好  
也禮有吉凶軍賓嘉五禮其經蓋有三百此於吉禮止言郊  
社嘗禘凶禮止言饋奠嘉禮止言射鄉食饗賓軍二禮則言  
不及之蓋舉其要以該其餘也郊社之尊敬報本嘗禘之孝  
愛追養饋奠之情文致哀射鄉之儀節習食饗之恩意隆  
厚皆溫然慈良之心所發見故謂之仁能此五者則其餘諸  
禮皆可能也五禮先吉禮故以吉凶嘉為序儀禮篇次則先  
輕後重若依儀禮之次則此五者之目食一饗二鄉三射四  
饋奠謂人之初死設此饋食之奠射謂鄉射鄉謂鄉飲酒方  
氏曰先郊社後嘗禘尊親之序也先嘗禘後饋奠吉凶之序  
也先饋奠後射鄉重輕之序也先射鄉後食饗眾寡之序也  
義者禮之所尊故特於郊社言義而自嘗禘以下皆言禮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洽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

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  
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  
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  
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  
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長

兩切朝音潮量音諒錯七故切

夫子既以五者之禮答子游之問矣而又更端自言以盡其  
意上所言之禮有五此但言郊社嘗禘而不復言饋奠射鄉  
食饗者蓋舉其二則三者在其中明此五者之禮義則治國  
之事易易爾遂推其功效如下所云居處謂羣居聚處在宗  
戚朋友鄉黨之間皆是閨門之內謂一家之中三族謂父子  
兄弟官爵序謂貴賤有等田獵以講武教戰戎事閑習其效  
也軍旅以全師克敵武功成完其效也猶恐五者所該未盡  
則又析言居室用器食味耳所聽之樂身所乘之車皆合禮

制祭祀而鬼神來饗居喪而哀中其節教學辨說之所言從  
其事類官屬之所職皆稱政事之所施皆當亦是得禮之效  
猶恐十者所該未盡則又摠言一切加被於吾身錯置於吾  
前者凡衆事之舉動無一不得其宜亦皆得禮之效也五者  
之所以仁以止言吉凶嘉三禮而此推言禮之效則曰田獵軍  
旅見其足以兼軍禮也郊社嘗禘所以仁天地人之鬼神而  
此又言鬼神得其饗言明彼郊社嘗禘推而用之於羣小祀  
則鬼神皆饗也饋奠所以仁其已死喪之親而此又言喪紀  
得其哀饋奠止是喪禮中之一事喪紀則溥言初喪以至終  
喪一合禮制也前言朝廷有禮謂君相主治治朝廷用人各  
當才德故貴賤有序後言官得其體謂官屬分任一職如人  
身之一體者也上一條答子游以五仁者本也此一條推言  
五有十一得者效也鄭氏曰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  
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象焉辨別也凡言得者得法於禮也  
量豆區斗斛也味酸苦之屬也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辨  
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黨類也體尊卑異而合同孔氏  
曰度謂高下大小得禮之度數象謂斛斗之量三牲之鼎各  
得其禮之法象按春秋左氏昭三年傳云齊舊四量四升爲  
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注云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又律曆志  
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味得其時周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

多辛冬多鹹又獸人春獻狼夏獻麋是也樂得其節謂樂曲  
之節喪紀謂五服親疏各得其哀情也辨說謂分辯論說詩  
書禮樂之等各得其黨類不乖事之義理官得其體謂設官  
分職各得其尊卑之體猶若長官與屬官亦尊卑異而共掌  
一事政事言布政治事各得所施之處錯置也衆謂萬事也  
以禮加身而錯之於前萬事動用皆得其所宜也方氏曰車  
得其式者作之乘之皆得其式也亦有六等之數此作車之得  
其式也辨五路之用此乘車之得其式也式者用節之謂也  
加於身以禮加於身也錯於前以禮錯於前也無所不用禮  
故動皆得其宜也所謂凡衆者衆則不一凡則摠而一之之  
也詞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  
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俵俵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  
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  
所制是故以之居處則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

爵失其序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  
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  
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  
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相息亮切  
張勅良切

此又覆說上一條之言治者使之不亂也即事之治即其事  
而治之以禮也有一事必有其治之之禮治國而無禮則其  
事必亂而不能治如無目之人無相者前導旁扶則不能有所  
所往如黑暗之時在黑暗之地無燭以照則不能有所見無  
禮則手足皆妄動故曰無所錯耳目皆妄聽妄視故曰無所  
加進退揖讓無以裁制而使之中節目皆妄聽妄視故曰無所  
戰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之法制孔氏曰前明諸事得禮則  
有功此明諸事失禮則有害每事失禮則無以爲衆人倡始  
而使和合也鄭氏曰祖始也洽合也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

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  
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鼙序  
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  
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  
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  
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女音  
汝畎

古犬切縣音玄闕古穴切籥音  
藥中貞仲切還音旋齊在私切

此以上夫子爲子游言五者之禮之功效至此則摠命三人  
使同慎聽謂吾語汝以禮曰仁鬼神曰仁昭穆曰仁死喪曰  
仁鄉黨曰仁賓客其禮有五然不止有此五者猶有九焉九  
者大饗有四并前之五共爲九也仁鬼神以下之五是就諸  
禮之中總其凡而言大饗之四是就一禮之中分其目而言  
苟能知此九者則雖窮而在下處畎畝之中無聖人之位而

其所知之禮固皆聖人之事已大饗者諸侯相朝既朝而饗  
 之禮也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重於食燕諸侯饗諸侯視  
 諸侯饗大夫之禮為大故曰大饗大饗之禮大節有四初迎  
 賓一也次獻賓二也次樂賓三也終送賓四也揖讓入門而  
 縣興此迎賓時也揖讓升堂而樂闋此獻賓時也獻畢工入  
 堂上弦瑟而歌清廟歌畢堂下吹管而送與象舞夏籥之二  
 舞此樂賓時也禮畢而賓出則以雍徹之時所陳禮樂謂自初  
 送之此大饗之四禮也薦俎謂獻賓之時所陳禮樂謂自初  
 及終所行之禮節所奏之樂章先後皆有也百官謂執禮  
 服役之職備具而無缺也於斯時也見其鵠然親厚相愛之  
 心故曰知仁焉中規矩乘齊汎言迎送行禮之時步行車行  
 俱有儀則也雍者周頌篇名祭畢則歌此詩以徹蹠因名其  
 詩為雍徹振羽者周頌振鷺之詩迎賓獻賓樂賓之時既以  
 有禮而知其仁及至送賓之時禮已畢矣而其仁如初無少  
 減殺於其送賓之有禮見君子無一事不在於禮言其心存  
 於禮無時不然也示情示德示事覆解上文行禮之意示事  
 謂示以武文迭用之知事孔疏謂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  
 一句因下文覆解而知其說之然賓出句絕以雍徹以振羽  
 各以三字為句舊讀雍字句絕又讀徹以振羽為句者非鄭  
 氏曰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縣興金作也下謂堂下也象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  
 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禮也者循理之序也樂也者中節之和也鄭氏曰繆誤也素  
 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  
 以實禮行也孔氏曰詩能通達情意不能習詩則於禮錯繆  
 樂有音聲綴兆文飾於禮不能習樂則於禮樸素內心厚於  
 德則外充實若內德淺薄則外禮空虛陳氏曰興於詩者未  
 有不及於禮不能詩則於禮必失之無序能無繆乎知樂者  
 未有不幾於禮不能樂則於禮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  
 素乎人而薄於德則於禮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陸氏曰制度在禮凡以為節不豐不殺是也文為在禮凡以  
 為文不華不俚是也周氏曰文言也為行也馬氏曰制度者

文為之體文為者制度之用簠簋俎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為也制度文為皆禮之法也徒法不能自行故行之在人方氏曰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澄曰此蓋承上文薄於德於禮虛之言而申之人謂有德之人禮罷曰苟非其人禮不虛道輔氏曰行禮雖在人而所謂人者必興於詩成於樂厚於德然後可不然非所謂其人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變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鄭氏曰夔其窮與見其不達於禮素與偏俱不備耳孔氏曰素謂朴素偏謂不備具澄曰夫子既言不能樂者於禮素薄於德者於禮虛又言行禮在有德之人子貢意謂夔既能樂又非薄德何緣但聞其達樂不聞其達禮故問夔之於禮其果不達與窮謂不達也古謂年小代久遠不能詳知其人先曰古之人與者自為問辭後曰古之人也者自為答辭也夫子謂禮樂二事專能其一不能兼全者曰素曰偏均為不備然今人謂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者蓋夔當時為典樂之官專

守一職故但傳其達樂之名而莫知其達禮與否也若當時命為禮官安知其不達於禮也既是年代久遠之人莫可詳知則不可臆說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

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

此塗出也

語去聲女音汝復符后切綴貞劣切樂之音洛夫音扶朝音潮長知兩切

方氏曰明於禮樂之道然後能舉而錯之於政禮足以正人之身樂足以正人之心政者正也子張問政故孔子以是答之論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故不必鋪几筵之類然後為禮行綴兆之類然後為樂也言而履之謂踐言而行而樂之謂安行力此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施於有政也欲施於有政非明於禮樂而有其位焉固不可故曰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作室者工而工有巧巧之運存乎目故曰目巧之室隅有奧尊者所處別於卑階有阼王人所歷別於賓所謂室有奧阼也席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為上所謂席有上下也乘車之法君在左勇士在右所謂車有左右也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所謂行有隨也天子南鄉而立自公侯而下各有位焉所謂立有序也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從中乎於文為哉亦各有義存焉爾故曰占之義也踰越皆過也鄭氏曰言禮樂足

以為政也所治所以亂也孔氏曰力謂勉力萬物服體服謂屈服也屈謂形體言飛走動植來為瑞應也古之義也者自古以來恒樂之意也由此塗出者言能使貴賤長幼男女殊別外內也吳敢踰越者皆由此禮樂之道而出也澄曰錯置也舉而錯之謂如手舉一物置之界域男女言一爵言長幼以齒言遠近言夏五服周九服之界域男女言一身之別外內言一家之限此塗謂禮也

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矇音蒙

鄭氏曰昭然若發矇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澄曰矇謂以巾蒙其目發者徹而去之也此篇子貢問者三子游問者一子張問者一夫子既答其問而又自言者七三子侍坐皆得共聞故記者於篇終總結之謂三子者既得聞此十二條之言昭然有見如人徹去其蔽目之物然也

右記問答及禮之辭

孔子閒居第三十

孔子曰退燕  
避人曰閒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矣

閒音開凱丘改切  
弟徒禮切夫音扶

鄭氏曰凱弟樂易也原猶本也橫充也敗謂禍裁也方氏曰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以達外故曰行橫于天下者以是道廣被于天下也敗者成之對不言成者思患而豫防敗尤在乎先知也孔子曰五至三無通幽達微觀微知著豫見禍害使民免離四方有福亦先知此主為民除害故舉敗言之廣安游氏曰有敗而先知先事備敗使害不及民達於天下為慶善吉祥之福使民富壽康寧非樂易之君子為之父母哉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哀樂音洛

志謂心所存主一志字貫下四者詩謂使民各達其情禮謂使民各得其理樂謂使民各哀其哀吾志之所到能使民各達其情各得其理各樂其樂哀謂使民各哀其哀其哀而天下平矣此志所到人之耳目不得而見聞而充塞乎天地之間如此方謂之達禮樂之原非豈弟君子不能也鄭氏曰至者至於民也民之父母者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人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心也塞滿也呂氏曰聽欲傾耳視欲正目明字衍也應氏曰五至三無其目雖多不出禮樂二者而已志與詩其感發之始至者周流乎精神之運者也無者超乎形迹之表者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

### 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三無不言志不言詩蓋志行乎三者之中能是三者則民之情無不達矣所謂禮樂之原非真有形而後為禮有聲而後為樂有喪服而後為哀故以三無言之呂氏曰無聲之樂和之至者也無體之禮敬之至者也無服之喪哀之至者也

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

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其命音基逮大計切選宣面切匍音蒲匍蒲北切

鄭氏曰子夏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長人情也游氏曰文王夙夜基周家之命寬廣靜密天下之樂孰大於此禮不在升降揖讓之間而在不可選擇之際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言其慈哀以仁存心也輔氏曰古之所引詩各以其意之所取而言之讀則各隨其事以觀之夙夜基命則無時不和逮逮不可選則無動而不節匍匐救之哀不必見於服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

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鄭氏曰服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之義其說有五也澄曰五起不大相遠只是一節稍進一節而已楊氏曰禮樂之原即五至五至即三無三無即五起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

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

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

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

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

無服之喪施于孫子施以鼓切下同畜許六切聞音問

孔氏曰此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初言不違民但不違君之氣志而已二云既從得言君之氣志得於下三云既從民所從

也四云日聞四方及於遠也五云既起是興起也是微至著初時威儀遲遲但舒遲而已二則翼翼而恭敬三則上下和同無

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興進也五則施及四海所及遠也初則內恕孔悲謂親族之內悲哀其處近也二則施及四國所被

遠也三則以畜萬邦皆為孝也四則純德孔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子垂後世者也呂氏曰無聲之樂在於氣志無體之禮在

於威儀氣志與物不違則固樂矣於禮既得則尤樂矣於道既合則愈樂矣然則雖曰無聲日聞四方矣是故天下樂之氣志

既起也威儀和而緩則無急迫之態矣敬而肅則無怠慢之容矣上下和同則無乖異之變矣然則雖曰無體而小者日就大

者月將矣是故一人行之施及四海也若夫無服之喪本由內恕孔悲則視人之喪猶已之喪也既推是心施及四國必由是

道以畜萬邦厥今純德孔明其後施于孫子此仁之至也氣志既充威儀既備而篤於仁然後三無五起之義可得而盡矣周

氏曰無聲之中獨有樂焉至樂也無體之中獨有敬焉至敬也無喪之中獨有哀焉至哀也至樂不離乎氣志而氣志既起者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

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勞力到切

鄭氏曰三王謂禹湯文武也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為三也勞勞來也澄曰勞謂安其居節其力使勞者得休息也

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

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方氏曰天之高也凡在下者無不覆地之厚也凡在上者無不載日月之明也凡容光者無不照故曰無私

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

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日齊音齊假音格

朱子曰商之先祖既其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齊非以至昭格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為法於九州也應氏曰商詩言先世積德之盛帝命相應而不違至於湯而氣數適與之齊故湯生於此時而不遲也降猶自天而降也湯雖應運不遲而惟急於日新之德其昭著感假遲遲不迫惟帝是

敬故帝命之以為法於天下是其奉天而無私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百及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

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神氣之下舊重出神氣風霆四字今刪之

鄭氏曰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此非有所私也無非教者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為攻教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

聖人也者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知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先出雲矣

呂氏曰此衍神氣風霆四字蓋天有四時運行於上地載神氣動作於下春夏秋風雨霜露所以釋地載神氣也春秋執生殺之機冬夏

流形庶物露生所以釋地載神氣也春秋執生殺之機冬夏極陰陽之用風雨霜露施于庶物者皆可取法無非教也風

之動蕩靈之震耀流形于下化育庶物使皆呈露發生者亦可取法無非教也然風霆猶風雨皆神氣也降於天載於地

以成化育者也獨於地言之則以流形而可見也清而明者天之德也以天德在躬故氣志如神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

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謂者欲將至有開於興王必先以生賢有開於興王譬猶天降時雨也必先以生賢譬猶山川出雲也張氏曰教謂天地之政令及將與王之清明與天地同德故其氣耳澄曰教謂天地之政令及將與王之清明與天地同德故其如神也亦如天地聖人合一無二故其交相感應如此

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

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鄭氏曰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于四方以成其王功此宣王詩也文武之德如此而詩無以言之取類以明義也魏氏曰孔子間居之篇不知孰為之而其言天地之神為風雨霜露為風霆流形凡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此義之至精者也繼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舉詩以明之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曰此文武之德也蓋自天地山川之神氣鍾而為人是心清明與宇宙之流行發見者實同一原又推本而取之有如甫申之生乃繇十世而上文武二王積德所感嗚呼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通固也

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川英靈之會祖宗德澤之積是豈數然哉真有以關盛衰之運當消長之數矣澄曰周初人才衆多此文武將興之祥借申甫以喻周初所生之賢魏氏謂甫申之生由文武二王積德所感此以辭害意者非引詩假借之意然其言精深故兼取之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聞音

鄭氏曰令善也言以明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

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

王之德也大音

鄭氏曰不已不倦止也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呂氏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而得賢佐則必有令聞矣先以令聞慰服人心然後可以興王業故三代之王必皆先之也江漢之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以矢為弛以洽為協聲之誤也此亦宣王之詩而謂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為三代之德矢其文德洽此四國為

大王之德皆取類言之也此篇始論為民父母之道終論參  
 於天地之德致五至行三無者為民父母之道也奉三無私  
 以勞天下者參於天地之德也然王者必得賢佐有令聞然  
 後可以施為故以崧高江漢之詩申言之陸氏曰帝命不違  
 至于湯齊正湯之詩也故曰是湯之德也崧高惟嶽峻極于  
 天非文武之詩也故曰此文武之德也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非大王之詩也然大王於此猶有未優故曰大王之德也三  
 代之德倣此蓋言三代則非止禹湯文武澄曰文王之德洽於  
 四國亦是令聞大王之遷岐也邠人曰仁人也不  
 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其令聞之乎於人者如此

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蹶居

鄭氏曰承奉承不失墜也起  
 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

右記問答及禮之辭

坊記第三十一

此篇所記每章皆取以禮坊民之義故曰坊記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

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辟音譬舊讀為

張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辟讀如譬喻之譬下云禮刑命  
 即君子之道也德逸德也孔氏曰君子坊民之過譬如坊之  
 礙水坊民之淫邪法令以坊民之貪欲鄭氏曰大為之坊民猶  
 踰之言嚴其禁尚不能  
 止况不禁乎命謂教令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

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

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慊口  
 簞切

鄭氏曰約猶窮也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制為富貴貧賤之法  
級也嫌恨不萌之貌也孔氏曰聖人之制為富貴貧賤之法  
制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各有所法度不至驕也為貧  
者制農田百畝桑麻自贍比問相賜不令至於約也貴謂卿  
士之屬制其祿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嫌恨君祿爵之  
薄也益漸也亡無也為亂之道斬無也不云賤從可知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

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

百乘以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好古報切下同樂音洛乘繩證切

鄭氏曰大族衆家恒多為亂天下其幾矣言如此者寡也寧

安也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言民之貪為亂者安其荼毒之行

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此謂大都

也千乘之國即百里之國也井田之法方里為井井十為乘

雉國之害也都蓋公卿王子第所食之采地雉則五堵也百

雉則其城五百堵矣家富不過百乘即孟子所謂百乘之賦

城也千乘百乘皆以所出之賦言之也乘以車之多少言雉以

於家言富皆謂制其富也亦互相備所坊之事不止於民每

以民為言者蓋民以不足於坊之道故坊之設也以民為

主若夫君子能以禮自坊則無俟乎人為之坊矣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

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夫音扶別彼列切下同

孔氏曰疑謂是非不決微謂幽隱不著方氏曰貴賤有上下

之等衣服有隆殺之別朝廷有尊卑之位有等有別有位則

各安其分而不爭矣葉氏曰章疑異於明微微者似有而無別言

章言顯也決言其成也別微異於明微微者似有而無別言

其有辨也明言其既著也以其顯疑故貴賤有等以其別微

故衣服有別貴賤以爵列也爵以詔德觀其貴賤則知其德之

厚薄也衣服以功賜也服以顯庸觀其衣服則知其功之有

大小也至於朝廷有位則爵命衣服所自居也民之視其位

則知其定分而行遜避矣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相息亮切盍音渴

鄭氏曰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為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言皆為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悔明况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衆也孔氏曰曷旦欲反夜而為旦猶臣之奢僭欲反下而為上也此逸詩方氏曰盍旦即月令所謂鷓也盍何反也何不也此求旦而已故名之以此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鄭氏曰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特事唯在軍同服爾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鄭氏曰亂益亡無也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已則近貪已勝祿則近廉方氏曰賤不貪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亡夫權輿之無餘不害為賢者伐檀之素餐君子所不為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此亦辭富貴之道也浮與行浮於名之浮同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鄭氏曰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簋豆有加貴秩異者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遙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已

孔氏曰禮以卧者為柩坐者為席合言之也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

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鄭氏曰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方氏曰貴人而賤已則不驕先人而後已則不爭故民作讓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借先亡者而後存者則

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借死而號

無告借音肯下同畜許六切號戶羔切

孔氏曰死之與生並合俱得先與死者而後生者則民皆不借於死者亡謂身為國事亡在外先與在外亡者而後與國內存者則民皆仁厚可以大事相付託也方氏曰死謂為國家死其事者亡謂為國家亡而在外者利祿之所施不必及其身也錄其孤禮言之功以及其親族而已若周官以其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禮言去國二世爵祿有列於朝之類皆是也以

死者君之心猶所不絕則民勉於忠義矣故曰民可以託號無

告者呼而無所告訴也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

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技其綺切

鄭氏曰言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祿賜車服則讓道興賢者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言

人尚德不尚言也約與先互言耳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

先則君子後矣澄曰讓謂賢者之德藝謂能者之技方氏曰

責人而賤祿尚技而賤車皆謂任賢使能錫與之而無所吝也人謂賢者技謂能者也言祿則爵可知言車則馬可知上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

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泣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

言詢于芻蕘

施始如遙切音

鄭氏曰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為政教則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愛之如天矣言其尊也蒞臨也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難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孔氏曰上不取民言違戾於下則民人怨怒以犯於上也下不天言施言下不仰君如天敬上之恩澤則禍亂之事起也引詩證上酌民言之事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言在上者善稱人過稱已則民化之亦以善讓人而不與人爭也又且人怨已也引詩斷章證人不怨已之意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錫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度徒洛切

讓善與上章不爭同孔氏曰歸美他人詩無其證故引此歸美於君以證之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女音汝於音鳥乎火吳切

言人臣善稱君過稱已則民化之皆興起而盡忠於君引書君陳證歸美於君之事於乎歎辭是謂如此也言臣能如此則是良臣而君之名亦顯也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大音泰

言人子善稱親過稱已則民化之皆興起而孝於親引書泰誓證歸美於親之事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謹弛式氏切

鄭氏曰弛猶棄忘也孝子不藏識父母之過不以已善駁親之過也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謹當為歡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方氏曰子為父隱所謂弛其過也善則稱親所謂敬其美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

匱匱其愧切

鄭氏曰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諤諤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後諫此所謂不倦敬也孝子無乏止之時馬氏曰從命不忿愛也微諫不倦敬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

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瘠瘠羊主切

鄭氏曰睦厚也黨猶親也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令善也綽綽寬裕貌也交猶更也瘠病也方氏曰於父母之黨猶

且睦之况父母手故曰可謂孝矣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棄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既以衣於切

鄭氏曰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棄其車車於身差遠也方氏曰衣於身最密前言君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亦以是夫孝所以事父也於父之執猶且如此則孝之所及廣矣故曰君子以廣孝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養羊尚切

鄭氏曰辨別也方氏曰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辟並必切

鄭氏曰同位尊卑等為其相褻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為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相矣君父之道宜尊嚴孔氏曰言為人父不自尊嚴而與卑下相瀆亦累其先祖因君見父也方氏曰此言父子不同位曲禮言父子不同席席言所坐之

席位言所立之位坐立雖不同其所以辨尊卑之位則一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

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

方氏曰父母在不稱老與曲禮恒言不稱老同義孝所以愛親慈所以愛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故也悅樂之者戲也感傷之者歎也閨門之內欲其和而已故戲而不歎鄭氏曰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孺子言笑者孺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長知兩切

鄭氏曰長民謂天子諸侯也方氏曰敬老為其近於親而孝所以事親也故敬老則民作孝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

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鄭氏曰有事有所事也方氏曰尸用於祭祀之時主藏於宗廟之內故於祭祀言有尸宗廟言有主也為尸以象其生為主以寓其存經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言示民有事也追孝與祭統言追養繼孝同義程子曰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

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

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

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菲芳鬼切食禮音嗣饋其位切禴音

藥寔與實同鄭氏曰祭器邊豆簋鉶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盤孟之屬為燕器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也既濟離下坎上離為牛坎為豕西鄰禴祭則用豕喻奢而慢不若儉而敬也引詩者言君子饗燕非專為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

也孔氏曰菲薄也沒過也君子不以貧窶菲薄廢禮不行不  
可以財物豐多華美沒過於禮方氏曰此篇所記坊者十六  
而於此獨  
曰示民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

也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

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

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矣語卒獲

齊側皆切醢音體卒度如字

鄭氏曰戒謂散齊也承猶事也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尚味淫猶貪也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

降洗爵獻賓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言祭有酒肉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薦俎也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謂祭

時肅敬之威儀也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孔氏曰澄酒謂澄齊也以其清於醴齊醢

齊故云清酒也以此三齊皆云酒故知澄酒為澄齊也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酒在戶粢醢在堂澄酒在下彼陳酒事故鄭

分釋澄為沈齊酒為三酒以此云示民不淫故知非三酒以三酒味厚美故也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

不貪淫於味也堂上者觀望在室之人以取法堂下者觀望堂上之人以為則言上下內外更相儆法方氏曰質在上文

在下示民以此豈有沈酒之禍哉故曰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謂祭祀獻酬之時也尊者飲多而卑者飲少故曰

示民有上下也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於牖下小

飲於戶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

救切飯扶晚切牖音酉

孔氏曰案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每進以讓也鄭氏曰每加以遠遠之所以崇敬

也阼或為堂方氏曰自浴於中雷而下皆喪禮示遠之事

○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僭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

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壙古晃切

孔氏曰殷人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大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理備具鄭氏曰周於送死尤備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方氏曰既曰客階又曰賓位互言之也鄭氏曰升自客階受弔賓位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恐即父位也未

沒喪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言

奚齊殺明年而卓子弑孔氏曰卓子踰年弑而經書弑其君是踰年稱君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

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

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

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猶

忘其親而貳其君

喪父喪君並平聲

鄭氏曰示民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速為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為之卜也

二當為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示民不疑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也不敢有其

身有猶專也父母在身故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不敢有其室臣亦統於君也車馬家物之重者孔氏曰君子謂國君之子

君在若謀仕宦似欲速為仕也陸氏曰卜之日卜仕之日也卜仕之日君臣未定故稱二君以卜若云秦可晉可也輔氏

曰有君則不謀仕無君則三月可弔也示民不貳則忠孝無貳心示民不疑則君親無異事子不敢有其身臣不敢有其

室一心也貳其君謂不以事親者事其君也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賤行下

鄭氏曰禮謂所執之摯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脩好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財幣帛也利猶貪也無辭而行情辭辭讓也情主私欲也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饋饋遺也謂有疾也不視猶不內也  
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賤行行猶事也言務得其祿不務其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時食不力珍大夫不坐羊

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遺民去聲遺秉平聲斂上聲穧子賜切葑芳容切

鄭氏曰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遺秉不斂穧言獲者之遺餘招拾所以為利食時謂食四時之膳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無故不殺之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菲當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若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孔氏曰言君子不盡竭其利當以遺利遺與民也田稼既多獲刈促遽彼處有遺秉把此處有不斂之穧束與寡婦拮拾以為利證以利遺民也不力珍不用力務求珍羞谷風記者引詩斷章取義凡二意一則據其根善無得并取其根無盡利也一則據其根惡無得并棄其根不求備也方氏曰祭饗則皮毛並用豈可坐之坐之則是無故而殺之也坐若左氏所謂食其肉寢其皮是矣不言豕則以有剛鬣不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

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猶  
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  
得執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七樹切後

鄭氏曰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  
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必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  
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也自獻其身獻  
猶進也方氏曰恐民之或淫故禮坊之使有限恐民之無別  
故禮章之使自明若是則天下之情無可嫌者足以為之紀  
矣媒所以通相交之情幣所以將相見之禮自獻其身則無  
俟乎媒幣矣輔氏曰不曰  
綱而曰紀紀之事衆也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  
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去起

鄭氏曰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衆物也士庶之妾恒多凡  
庸有不知其姓者吳泰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娶焉去姬曰

吳而已至其死亦畧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  
且字孔氏曰妾不知姓但避其凶害唯卜其姓吉乃取之依  
春秋例當云夫人姬氏薨以  
諱取同姓故止云孟子卒也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  
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殺音試一如

鄭氏曰交爵謂相獻酢陽侯繆侯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至  
殺君而立其國未聞大饗饗諸侯來朝者夫人之禮使人攝  
孔氏曰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聚會也特牲饋食禮云主婦  
獻尸尸酢主婦是非祭祀不交爵也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未  
聞何國大饗之時夫與君同饗於賓繆侯及夫人共出饗  
賓陽侯是繆侯同姓之國見繆侯夫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  
其夫人又篡其國而自立故大饗不使夫人預其禮也以此  
言之則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爵  
也此云非祭不交爵者蓋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  
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故內宰職云凡賓客之裸獻  
瑤爵皆替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王以鬱鬯禮  
之后以瑤爵亞獻也自陽侯殺繆侯其後夫人獻禮遂廢並

使人攝也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猶以色厚

於德見賢遍切辟音避遠去聲下遠色同

鄭氏曰有見謂睹其才藝同志為友大故喪病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

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及男

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

民猶有淫泆而亂於族好吐報切

鄭氏曰好德之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不下漁色不內取於國中

也內取國中為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也男女授受不親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御婦人則進左手者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背之也女子十年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遠別也寡婦不夜哭嫌思人道婦人不問其疾嫌媚畧之也問增損而已亂於族犯非妃匹也

○子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

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迎魚敬切

鄭氏曰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母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孔氏曰婿親迎之時見婦之父母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婿而戒之恐此女子於昏事乖違也方氏曰昏禮父母戒女母違命母違宮事故曰恐事之違也不至謂違婦事而有所不至也

右記汎論之辭凡三十九節

表記第三十二

篇內第十章言仁者天下之表故以表名篇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皇氏曰此篇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於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呂氏曰自此至瀆則不告大指言敬而已歸乎者孔子歷聘諸侯而莫能用道之不行將歸老於魯之言如在陳則曰歸與歸與者也澄曰隱而顯闇然而曰章是也容貌不須矜持而自莊敬顏色不須嚴厲而自有威儀可畏也不待發為言語而人自信之信在言前故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鄭氏曰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忌之言戒也呂氏曰脩身之要有三貌也色也言也曾子告孟敬子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容貌辭氣顏色而已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  
順辭令若巧言令色足恭反是者也所謂足者舉動是也舉  
動即貌也脩此三者故言足也色者顏色見於面目者也口者  
言辭是也脩此三者敬而已矣不敬則失之故貌敬則足畏  
也色敬則足信也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漬也

鄭氏曰不相因者以其或以楊為敬或以襲為敬禮盛者襲  
執玉龜之屬是也禮不盛者楊受耳是也孔氏曰楊露見楊  
衣襲重襲上服案聘禮賓初行聘時賓襲執圭至聘訖受享  
時賓楊奉束帛加璧案行享執璧亦是玉於時楊衣者比聘  
時執玉為輕故也介禮輕楊而執圭以授賓賓  
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介亦楊襲不相因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鄭氏曰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呂氏曰極敬者誠意至也  
極辨者節文明也竭吾誠意以求神苟至於樂則敬弛朝廷  
之禮別嫌明微正名分辨貴賤之等叙羣吏之治苟至於倦  
則入於苟簡應氏曰極者竭盡而無餘之辭繼者治苟至於倦

承之謂祭一毫不敬則曠而不接其可以樂而散其志乎朝  
一事不辨則紊而不治其可以倦而懈於事乎不繼之者竭  
力以畢事而不  
敢以此終也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呂氏曰慎篤恭三者皆行之敬也慎其行則寡過況於禍乎  
暴虎馮河死而不悔者不慎而取禍者也篤其行則誠著何  
事於揜乎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則揜不善而著  
其善不篤而好揜者也恭其行則人敬何事於恥乎侮人者  
人亦侮之不恭  
而近取者也

○子曰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

如不終日

應氏曰收斂則精神內固操存則血氣不浮故日進於彊宴  
安則物欲肆行縱肆則膚體懈弛故日趨於偷僂參差不齊  
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僂焉錯出外既散亂而  
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君子主一以直內而斯須無

不莊不敬之態則心廣體胖泰然自適何至於如不終日乎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齊側皆切見賢

切遍

鄭氏曰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孔氏曰朝廷之臣每日朝君何云擇日月或出使在外或食邑別都見君次擇日月也方氏曰王藻言將適公所宿齊戒則見君者非齊戒周官言祭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不日遂戒則事鬼神者非不擇日月而此於鬼神言齊戒於君言日月者蓋齊戒在人日月在天神道至幽故主言在人者以明之君道至明故主言在天者以神之亦各有所當也且神道至幽人之於神不可瀆也必有事焉然後齊戒故鬼神必言事而不可以言見君道至明臣之於君無適而非事也必欲見之乃擇日月故君止言見而不必言事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孔氏曰君子恒行恭敬小人遽相輕狎侮慢相侵雖有死焉禍害而不知畏懼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褻也易曰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褻息列切告音恪

鄭氏曰辭所以通情也禮謂贊也瀆之言褻也孔氏曰前明小人狎侮至於死之此明君子無相褻瀆言朝聘會聚必有言辭以通情意贊幣之禮以示已情引易蒙卦辭證無相褻瀆之義呂氏曰辭者相接之言禮者相見之贊必以辭必以禮者交際不可苟也苟則褻褻則不敬此交所以易疏也

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鄭氏曰報謂禮也禮尚往來方氏曰仁足以長人故曰天下之表義足以方外故曰天下之制表猶君子表微之表制猶聖人制行之制仁義之表制而繼之以報之利則報者禮也曲禮曰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又曰禮尚往來則報之為禮也固明不曰禮而曰報者以禮不止於報故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

四方辟音壁

鄭氏曰懲謂創艾讎猶答也大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馬氏曰德必報之以德然後民知有所勸怨必報之以怨然後民知有所懲言有得失則必讎德有吉凶則必報之非民無能胥以寧是民有德於后而必報之非民無以報此上下之報也君之於民時使則是有德於民而必報之於君也出死斷此而君不偷此下薄歛此上有以報於下民之於君也出死斷此而君不偷此下有以報於上也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方氏曰以德報怨則忘人之怨雖不足以有懲而衆將德之而有裕矣故曰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忘人之德既不足以有所勸而衆且怨之而不容矣故曰刑戮之民也馬氏曰以德報德禮也以德報怨非禮也雖其非禮而能以寬自居

故謂之寬身之仁也澄曰或謂仁當作人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

故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好惡並去聲

鄭氏曰一人而已喻少也孔氏曰凡人好仁皆有所欲今無所欲而好仁凡人惡不仁皆有所畏今無所畏而惡不仁如此者少也君子講道先自已而始已所能行乃施於人故云置法以民呂氏曰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所謂性之者也安仁者也天下一人而已其義同也澄曰言好仁惡不仁皆非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其義同也澄曰言好仁惡不仁皆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彊仁彊其

兩切

鄭氏曰仁有三謂安仁利仁彊仁也利仁彊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呂氏曰仁者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也知者利仁有欲而好仁者也畏罪者彊仁有畏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湯武之舉不仁而其情則異功者齊同故其仁未可知也過者有不幸而致焉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過於愛兄而已孔子對陳司敗問昭公知禮過於諱君而已皆出乎情而無偽故其仁可知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

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又承上文而申其意人身脉候之位右上而左微下日用動作之便右優而左稍劣仁右義左猶言禮先樂後志至氣次云爾蓋仁者中心所具之德體也道者事物所由之路用也體先用後體至用次故借右左二字以喻其有分非謂一尊

一甲相去懸絕也仁之爲體以此心之在人者言故曰人之道之爲用以事物之義理而言故曰義也人之氣稟得生物之氣多者仁厚而義薄得收物之氣多者義厚而仁薄仁者温然之慈惠故人親愛之義者截然之裁制故人尊敬之道者左也道者義也此二道字專指義而言至道義道考道三

舉焉亦可以無失矣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憺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彊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

之仁也閱音悅

鄭氏曰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芑枸櫞也仕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明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閱猶容也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之人乎孔氏曰中心憺怛天性自仁者也率法而彊之取仁而行者也以大雅文王有聲美武王之詩以證性仁者其數長武王行仁遺及子孫故曰數世之仁又引邶國風谷風之篇證取仁而行唯在一身何暇憂及後世是終身之仁也呂氏曰以其誠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以其有取於外故曰資仁此所發淺深之數也數世之仁終身之仁此所施遠近之數也故曰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者義無定體唯其所宜

而己宜長則長宜短則短宜大則大宜小則小如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禮有以高為貴者以下為貴者有以大為貴者以小為貴者之類是也故曰義有長短小大此章論仁而及義者蓋仁之數是亦義也沈氏曰仁所以有等級者為義有長短小大也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不可分仁義說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

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勝音升數色住切夫音扶度待洛切

方氏曰論語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其言正與此合鄭氏曰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以義度人言以先王成法儼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居其多耳張子曰仁道至大不可盡但取分數多者為仁如九德德多者為賢呂氏曰舉莫能勝行莫能致勉之者之為難也以義度人者盡義以度人者也以人望人者舉今之人相望也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也當之故難為人舉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小賢愈

於不賢故賢者可知已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呂氏曰君子之自待必全盡而後已中心安仁者天下人而已聖人之仁也雖未至焉不敢不勉鄭氏曰輶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人皆以爲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

而後已

景行如字好鄉並去聲俛音勉孳音茲斃音弊朱子曰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言高山則可仰大道則可行澄謂引詩斷章蓋借仰高山以興行大道也鄉此大道而可行

之行至中半力不能進而後止若猶能進則不止也好仁之甚故力行不輟如此鄭氏曰中道而廢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斃仆也孔氏曰古昔聖賢好愛仁德如此之甚鄉仁道而行力罷極而始休廢於中道忘已身之衰老不覺知年數之不足猶行仁不止俛焉勤勞每曰孳孳唯力之斃仆而後已也呂氏曰不以高矣美矣爲不可跂及而不勉所以不知年數之不足俛焉日孳孳斃而後已鄉道而行中道而廢謂力不足者非不爲也張子曰不知年數之不足是天壽不貳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切鼓

孔氏曰仁道難成非始今日其來久矣人人謂天下衆人由仁道不成無所依恃民人由此不得其志意之所好若仁道成人皆得所願也鄭氏曰辭猶解說也仁者雖有過不爲甚矣惟聖人無過方氏曰自人言之則好莫如仁人能好仁則得其所好矣以其反此而失其所好此仁所以難成歟苟仁矣雖有過易辭也况無過乎以仁者之過過於厚故也若周

公使管叔監殷孔子謂昭公知禮非無過也然周公之過過於愛親孔子之過過於愛君為君親而有過此其所為易辭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孔氏曰禮主於敬故恭近禮儉不費用無害於物故近仁言語信實故近情儉易容者儉則寡求故易容也所引詩大雅抑之篇結上文恭近禮也鄭氏曰不亦鮮乎言罕以此失之馬氏曰恭則不侮入禮也而未盡禮之道故近禮儉則不奪人仁也而未盡仁之道故近仁信則不欺於物情也而未盡情之道故近情情猶言實也中以恭儉信為守而行之以敬讓故雖有過其不甚矣恭而不與相競故寡過物之所以不可信以其虛也有其實則可信儉則寡於欲而易以處故易容方氏曰得則為當失則為過温温恭人雖未成德斯德之基矣言過終又言失呂氏曰温温恭人維未成德斯德之基矣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其之所不能者愧人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不制行下孟切畏于天移昌氏切

鄭氏曰唯君子能之言能成人道者少也病人愧人謂罪咎之聖人之制行以中人為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人君子固乃行也移猶廣大也極致也壹謂專心於善呂氏曰君子固賢於衆人矣君子之所不能衆人必有不能者矣使衆人傲已之所能則病矣使衆人以天下彰其不能則愧矣故聖人制行以立教必與天下共之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為之法所以為達道也張子曰制行以已非禮以用乎人孔氏曰朋友以極之謂相勉勵以極致於道也自禮以節之以下所以欲民之專心壹意於善道也澄曰上言愧人我愧之也下言愧耻彼自愧也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  
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  
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  
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  
云惟鷦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衰七雷切鷦音

鄭氏曰遂猶成也無其行謂不行其德孔氏曰實猶充也澄曰此言服必有其容容必有其辭辭必有其德以三是故發語端第二是故又添行字謂必行之於外而後德可見也是故至引詩但言服必有容一事彼二事亦猶是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  
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粢音咨盛音成秬音巨鬯勅亮切

呂氏曰所謂義者不可以不事事也雖天子必有事焉况於諸侯乎應氏曰天子竭力致敬以尊乎上帝則諸侯亦服勤

以輔事乎天子孔氏曰天子事上帝諸侯事天子是貴賤皆有事於天下案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則用以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為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鬯得以上帝其親講義曰貴賤皆有事於天下乃君子之所謂義也天子親耕藉田為粢盛以充簠簋為秬鬯以實尊彝天子之所以自致者如此為諸侯者所以竭勤勞駿奔走以輔事天子也天子所以事上帝即諸侯所以事天子其義一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

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施必利切音誅

鄭氏曰庇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役之言為也得

之自是不得自是言不易道微利也樂易之君子其求福

謂德以俟之不為回邪之行以要之方四方也受四方之禮

不問利祿得之與失恒行其是不苟易其道也莫莫葛藟此

旱麓之詩又引大明之詩以證上求福不回也其氏曰恭則

不侮儉則不奪可以求從事於仁信則不疑讓則不爭可以

求從事於禮方氏曰恭儉可為仁之用信讓可為禮之用故

以役言求役者求仁禮之役也事雖為人尚已未嘗自尚

之也身雖為人所尊已未嘗自尊之也儉於位非貪位也寡

於欲非慕祿也讓於賢非爭名也卑已故能尊人小心故能

畏義君子之為此者豈它求哉求以事君而已以是事君而

得君若義也以是事君而不得君者則有命存焉庇民者止

足以要反物君民者又足以命物若舜禹之受禪文王之受命

周公之攝政皆君民之事也雖然豈嘗有是心哉石林葉氏

曰恭儉求役仁故不自尚其事儉於位寡於欲皆役仁之事

也信讓求役禮故不自尊其身謹於賢卑已以尊人皆役禮

之事也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所以知人得之不得自是以

聽天命所以知天獨言舜禹文王周公者蓋為臣有事君之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謚

示音

鄭氏曰謚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為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壹讀為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為謚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耻也率循也過行不復循行猶不貳

也故自謂便人

呂氏曰后稷之教民稼穡無此疆爾界天下之利萬世之功也其為烈也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然猶不自以為功自

○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

高之易曰卑而不可踰故曰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求處厚蔽人之過也多過於薄况過而不改乎故過行弗率以

壹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則名不浮於行矣聲聞過情君

子耻之自大自尚者迹於為故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

是矣謚以誅行而為之然行不一也文王之為文武王之為武

惠惠字必是古德字方氏曰生有名死有謚而曰請所以諱其名

大既不欲行過於名故不自誇大其所為之事不自加尚其

生時之行迹作謚以尊敬生前之聲名傳於後世也孔氏曰列

謂便習是事之人而已鄭氏曰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

世以為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數也孔氏曰上言于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凱以彊教之弟以悅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

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之父母矣

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鄭氏曰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已如父母呂氏曰此

言君子之仁兼乎尊親先儒訓凱為樂弟為易此云彊教之

悅安之宜若有異詩有凱風周官王師大獻則奏凱樂左氏

傳高陽氏有才子謂之八愷凱風鼓動長養之風也凱樂戰

勝之樂也八凱謂之才子則性和而有才者也皆有盛彊之

意故訓彊兄弟之弟孝弟之弟皆順也有說下之道故訓悅

彊教之者以道驅之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也說安之者得

其心之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樂

悅安也母荒則有教矣有禮彊教也親則悅矣威莊彊教也  
安則悅矣孝慈說也敬則有教矣彊教則父之尊存焉說安  
則母之  
親存焉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  
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  
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  
尊鬼尊而不親

上言至德之君子能兼有父母之尊親此則言其各偏於一  
而不兼有者鄭氏曰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與恩所尚異也  
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教民勸是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  
事君也孔氏曰下謂下賤之父母主義故於子分別母主恩愛  
而已呂氏曰尊親之義自父母而推之當其彊教也則不純  
以恩故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當其說安也則有收而無絕  
故賢則尊之無能則憐之此父母尊親之異也水者民狎而  
翫之火者民望而畏之此水火尊親之異也地近人可得而

覆天遠人不可階而升此天地尊親之異也君之命見於事  
近人而可行也鬼之道存諸理遠人而不可私也此人鬼尊  
親之  
異也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  
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  
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  
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  
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

慙賊而敝遠去聲蠢傷容切  
喬音驕施去聲

鄭氏曰夏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也敝謂政教衰失  
之時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許諉也殷人先鬼後禮謂內宗廟  
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予也以本快於  
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困於刑罰苟勝免而無

耻也周賞罰用爵列以尊卑為差孔氏曰夏尊命謂尊重四  
時政教之命使人樂事勸功也夏尚仁恩民承寬裕及其衰  
未猶有先世遺風蠢愚謂情不澆詭驕野質朴不競文華如  
淳朴時也殷代尚虛無故其敝不安靜鄭注伏串也習也周  
人尚禮往來施會之事以其尚禮本數交接往來故便利機  
巧多文辭而無慙愧共相賊害而困敝以其禮失於煩致然  
也呂氏曰凡尊之道鬼也神也威也罰也凡親之道人也命  
也禮也祿也賞也施也所尊所先者其尚也所遠所後者其  
不尚也夏尚忠忠者奉上故尊命殷尚質質者不欺故尊神  
周尚文文者多儀故尊禮遠鬼神而近人者謂外宗廟而內  
朝廷修烝嘗而畧盟詛也先鬼而後禮者謂外朝廷而內宗  
廟先盟詛而後祭享也賞罰用爵列者如刑不上大夫禮不  
下庶人賜君子小人不同曰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雖  
至於文亦人情之近厚者所以親而不尊也先王之政苟無  
道以救之其末也不能無敝如清之末至於隘和之末至於  
不恭也忠之政使民近人而已不求其所以不能知勸於為善  
而已不責其所不能尚及其末也人不知進於學故守其顛  
蒙不困於刑罰故不能為詐諛其民則蠢而愚其風則喬而野  
其事則朴而不文也喬高大也如礪木為喬之喬妄自高大  
而無文乃蠢愚之風也喬高大也如礪木為喬之喬妄自高大

故殷人尊神而救之幽先罰者使知敬於鬼神則莫非誠也誠則質矣  
尊神者使知敬於幽先罰者使知敬於鬼神則莫非誠也誠則質矣  
神於虛無不可知禮義之可貴故其民動而不靜其俗勝而  
無耻也質之敝尚鬼而遠人至於勝而無耻故辨及其尊禮以  
救之禮人而文也人而文也人而文也人而文也人而文也  
溺於文而不求其實徇於末而不反其本故其文勝則利而  
近人故苟利尚文故巧也其俗則文而不慙文勝則利而不知  
義也其民則賊而敝近人而忠夏周所同夏之近人本乎尊命  
於虛文也方氏曰近人而忠夏周所同夏之近人本乎尊命  
命之所制者簡故敝則文而慙廬陵胡氏曰緯說云夏以忠其失  
飾者煩故敝則文而慙廬陵胡氏曰緯說云夏以忠其失  
野救野莫若忠如循環然周則復始此繆說也三代皆忠其失  
救蕩莫若忠如循環然周則復始此繆說也三代皆忠其失  
皆敬三代皆文夏尊命殷尊神周尊禮為朝廷則周人尊禮亦指  
各有敝而道未嘗不同先儒指禮為朝廷則周人尊禮亦指  
朝廷乎宗廟朝廷無非一家父子然喬如癡子狎習父母之  
教詔其民與之既近如一家父子然喬如癡子狎習父母之  
愛而驕也蠢愚喬皆內之無知野朴不文皆外之無矯飾所  
尚者鬼神敬畏先靈嚴肅過於恩愛蕩謂馳心於幽冥不靜

謂不敢自安所尚者禮義禮有節度儀文而尚往來施報其  
心雖忠而殺於夏其心雖敬而殺於殷蓋外有文飾則與直  
情徑行者有間矣如哭踊之有節則非如自然之哀也賊而  
敝謂雖貨財筋力之不能勝有害於已亦敝於虛文而不自

也反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

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彊民未瀆神而嘗具爵刑罰窮矣厭於

彊其  
兩切

鄭氏曰未瀆辭者謂時王不尚辭民不為也不求備不大  
望言其政寬貢稅輕也彊民言承殷雖無之敝也賞爵刑罰  
窮矣言其繁文備設孔氏曰未厭其親言民無困苦未厭其  
上下相親之心也未瀆神謂祭祀有時未瀆也夏言未瀆  
辭則殷瀆辭矣殷言未瀆禮則周瀆禮矣周言未瀆神則周  
衰瀆神矣呂氏曰夏尚忠忠者以行不以言故未瀆辭不求  
備者不責人之善故政令簡不大望者不竭人之忠故不貢賦  
輕此民所以易從而未厭其親也忠之俗衰行雖脩猶不足

以使入信故殷始瀆辭瀆者再三告之如盤庚三篇是也然  
殷尚質雖辭之瀆而尚未以繁縟之文治之故未瀆禮責人  
之信已必從而後已所以求備於民也質之俗衰辭雖瀆未  
足以取信於民故周始瀆禮分致其辨文致其詳責人也嚴  
教人以敬故禮先於祭祀至敬而不祈則未瀆神至周未信  
詛盟事祈禱瀆神矣彊民驅之於善從之有爵賞不從有刑  
罰故爵賞刑罰窮矣澄曰復雖尊命而未求備三字殷雖尊神而  
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十字釋上不求備三字殷雖尊神而  
未有禮文之繁縟周尊禮則彊民以其所不能行矣雖敬事  
鬼神而能遠之則猶未瀆神也夏先爵賞以勸人之善為急  
殷先刑罰以懲人之惡為急周雖用夏之爵賞而不足勸  
雖用殷之刑罰而不足以懲故曰窮矣蓋承殷之後時愈難  
治故也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勝音

孔氏曰虞夏政寬殷周文煩敝敗也鄭氏曰勝猶任也殷周  
極文民無耻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也呂氏曰質者責人也  
畧故寡怨於民文者責人也詳民之  
不從則窮刑賞以驅之故不勝其敝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勝世證切

鄭氏曰至矣言後有王者其作質文不能易之孔氏曰至謂至極虞夏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不勝其質殷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不勝其文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舜不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憺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耻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憺七感切怛旦達切

鄭氏曰言既不傳位又無以豐饒於諸臣也耻費不為辭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辨別也猶寬而栗也德所威則人皆

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孔氏曰生無私言序爵必以德子愛於民如父母愛子也君子謂虞朝之臣君聖臣賢由舜而然也甫刑今書以明堯德記者分以結舜德也呂氏曰堯蕩蕩乎民無能名舜事堯者也治民之道可得而言故言治者稱舜而不及堯也三代之道或親而道尊或尊而不親不免一偏若虞帝則有母之親故有憺怛之愛有父之尊故有忠利之教愛則能安教則知敬親則愛尊則威也富而有禮者節於物義也惠而能散者周於物仁也富而有禮故取費恐用之不忠忠至于犯則不敬敬之至則不必藏於己也愛之至則必忠忠至于犯則不敬敬之至則有義一以義斷或入於不順則不愛敬主於別別則文煩則不靜愛主於恩恩則寬寬而踰則無辨天下敬之則德威也天下愛之則德明也澄曰耻費不侈用也輕實不貪財也澄按坊記表記緇衣三篇蓋一手所記坊記三十九章緇衣二十四章每章皆稱子云子曰首章獨稱子言之表記一稱子言之者八蓋以五十三章分為七段每段一稱子言之終然以其言虞帝之德故特大其事而再稱子言之俾異於前四段後二段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鄭氏曰資謀也獻猶進也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言乃後親進為君言也死其言者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不負於事不信曰誣孔氏曰成其信者先謀後見成其言之信實言善乃受祿是受祿不誣周也方氏曰先資其言者先以言為之資也拜謂受其命也獻謂效其能也獻其身將以行其言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鄭氏曰大言可以立大事也小言可以立小事也入謂君受之利祿賞也大祿小祿言臣受祿各用其德能也孔氏曰小言受大祿則臣濫大言入則吾道可大行也張子曰利非歸己之利大言入則吾道可大行也小言入則利可小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下尚辭不多出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自與相親孔氏曰所引小明斷章取義明非善人不與之友也呂氏曰上達者進乎高明如取君不及堯舜非堯舜之友也道不敢陳於玉前者進乎高明如取君不及謂吾君不能逢君之惡者也尚辭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自者所由以為主者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為主三者皆枉已不正非所謂靖共正直也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刃利也調與諂同

孔氏曰與君疏遠疆欲諫爭是諂人望欲自達祭祀之無  
言辭而受享祭近臣不諫如尸之受利也呂氏曰非其職而  
諫以求自達故曰尸利方氏曰遠而諫似忠而非忠祗以爲諂耳近  
為利故曰尸利方氏曰遠而諫似忠而非忠祗以爲諂耳近  
而不諫似慎而非慎祗以爲利耳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鄭氏曰邇近也謂調和君事宰冢宰也主治百官孔氏曰  
邇臣親近之臣獻可替否毗贊於君以調和其事大臣謂二  
伯州牧亦兼冢宰但冢宰居中故言正百官耳葉氏曰邇臣  
三公四輔也有所可有所否故守和冢宰天官也羣吏廢置  
所自出故正百官大臣牧伯也諸侯藩衛所自出故慮四  
方應氏曰其序先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也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

鄭氏曰陳謂言其過於外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孔氏曰瑕  
不謂矣言何不事告陳於君也方氏曰陳善閉邪謂之敬

故諫不欲陳陳之則是暴君之過矣然有犯無隱則陳之矣  
蓋諫之不欲陳引詩中心藏之意  
明不欲陳其過於外之意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  
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鄭氏曰亂謂賢否不別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進難者謂主人  
之擇已也退速者謂君子之倦也呂氏曰所謂位有序小德  
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也  
所謂亂賢不肖倒置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竟音境要  
於遙切  
鄭氏曰違猶去也利祿言為貪祿留也臣以道去  
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疆與君要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鄭氏曰輕交易絕君子所耻延平周氏曰進以禮所以慎始退以義所以敬終方氏曰慎始翔而後集敬終不為苟去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鄭氏曰亂謂違廢事君之禮呂氏曰貴賤貧富殺生君所操以御臣之具也亂者違乎禮義也理義人心所同然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保天下國家也臣之事君唯命之從及違於理義則臣得以爭於君匹夫不可奪其志君以我為賢則可處之以富貴以我為不肖則可殺六者惟君所以命其不可奪者吾則可生以我為有罪則可殺六者惟君所以命其不可奪者吾之義理而已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鄭氏曰履猶行也君使其臣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也慎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欲其必有成也否謂非已志也孰慮而

從之又計於已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已志也事王侯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也孔子曰在軍旅之中不辟危亡之難在朝廷之中不辟卑賤之所得志謂君使當已之才也終事謂事畢也既本非已才事竟即辭而退也得志及不得志並從而無違是臣行位之篤厚也引易蠱卦上九爻辭以證終事而退石林葉氏曰位軍旅則以勇故不辟難位朝廷則以仁故不辭賤處其位而辟難則亂則事不治而亂呂氏曰此篇言亂者有三易進而難退則亂於賢不肖者也不可使為亂亂於理義者也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名實者也得志者合所使之臣素志也否者不合其素志也臣受君命雖有所合不敢以不得志而自滿故慎慮而從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有所以不得志而自滿故慎慮而從之於不得志而不事事則不恭不得志而從之不去則懷命盡其義而無悔仕而不得志則不事事則不恭不得志而從之不去則懷命盡其義而無子所以不由故不得志者雖孰慮以從事卒事則致為臣而去所以自免而不累乎上故曰臣之厚也馬氏曰貴與生者人所欲也君使其臣於所欲之地則必慎慮以從之賤與死者人所惡也君使其臣於不欲之地亦必孰慮以從之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

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鵠之姜姜鵠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

為君鵠士倫切賁音奔

鄭氏曰唯當為雖言皆有所受不敢專也臣受順則行順受逆則行逆如其所受於君則為君不易矣姜姜賁賁爭鬪惡貌呂氏善也孔氏曰此明臣事君不敢專輒君之出命不可不慎呂氏曰君之命出乎禮義則為順為臣者將不令而行君之命不出於禮義則為逆為臣者雖令不從矣此逆命順命之異詩刺衛君無德國人耻以為君蓋言君逆天命則臣子亦逆君之命方氏曰由士以上皆受命于君止以士言者蓋降於士則有府史胥徒之屬皆其官長所自辟除其卑不能上達故不得受命於君也劉氏曰注曰唯當作雖非也言天子之命在天士之命在君非天命不為天子非君命不為士也皆所謂制之已陸氏曰唯讀如字天子受命于天猶士受命于君所謂士死制是也胡氏曰順命言遜于汝志也逆命言逆于汝志也先儒謂逆命為行逆非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

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

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行去聲賻音附餒音談

鄭氏曰不問其所費以下皆辟有言而無其實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接或為交盜賊也孔甚也餒進也孔氏曰君子之行不可虛用其辭不以辭盡人言不得以言辭之善謂行亦盡善也有道之世則所行美好似樹榦之外更有枝葉無道之世人不誠實但言辭虛美引詩證小人甘以壞張子曰盡極也取也有道是有實也有實則行有文章也無實則言有文章也取也有道是有實也有實則言尚浮華則唯虛辭相譽而已無其實也故君子問寒則衣之稱美則爵之今言無有實其求益與夫相親相依之言皆相奉而已呂氏曰枝葉者榦之文也天下有道則人致文於道則人致文於辭詩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乃辭之文也辭

有枝葉則有言而無實問所費於喪者而不能館則其言也不出於誠於病者而不能饋問所舍於客而不能館則其言也不出於誠於心君子耻之故與其不能惠而問之不如不問之愈也君子之接人也以信而不以苟悅人故如水淡而可久於此三者不能惠則不問此交之所以全而無後怨故曰淡以成三者之接人也苟悅而不以信故如醴之甘而不可久於斯三者能問而不能惠取悅於頃刻而不顧其後此交之所以難保故曰甘以壞故凡言之甘而不出乎誠心者必將有以盜諸人傳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甘亂是用饒則受其盜故言盜言孔甘亂是用饒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

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

說音譽音余衣之於既切食之音嗣說音悅又始銳切

鄭氏曰譽繩也問人之寒以下皆為有言不可以無實於我歸說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孔氏曰繩以度量於物凡口譽於人亦須量之於心故以譽為繩此引詩斷章證疾虛言義不與詩相背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

寧有已然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

已焉哉菑音災已怨音以晏於諫切

鄭氏曰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孔氏曰諾謂許人物責謂許而不與被責也引詩氓之篇證許而不與

被人所怨也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

與窬音羊朱切與音余

孔氏曰色親人謂以虛偽善色詐親於人也情疏貌親內外乖異心不慤實怕畏於人如細人姦盜也方氏曰貌雖親而情實疏恐人之見其情也又何異穿窬之盜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情實疏恐人之見其情也又何異穿窬之盜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鄭氏曰巧謂順而悅也應氏曰情之所蘊必盡誠辭之所發必中節  
言令色者異也  
周氏曰於內則情欲信於外則辭欲  
巧君子之道也苟止於辭巧君子乎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  
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鄭氏曰神明謂羣神也無非卜筮之用言動任卜筮也日月  
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口也呂氏曰郊  
所以事上帝卜日而用之不敢必其期也卜牲而養之不敢  
必期物也是乃不敢以私褻事之也日月者如冬日至園立  
以祀天神夏日至方澤以祀地祇四時迎氣用四立此皆素  
有定日不用卜至於它祭祀之當卜日者不可犯此素定之  
日也它祭祀之卜日既不犯此素定之日然所犯之日既不  
之吉則不可違故曰不犯日月不違卜筮違之犯之皆不敬  
也記曰大饗不問卜此謂日月之素定者如冬夏  
之日至之類它則皆卜如啓蟄而郊用辛之類

○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

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

無怨乎百姓牲音全齊音

鄭氏曰襲因也大事有時日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有事  
於小神無常時常日臨有事筮之剛日柔日順陰陽也陽為  
外陰為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牲猶純也方氏曰牲牲於天產  
染盛地產禮者威儀樂者節奏於物則有天產地產於事則  
有威儀節奏事物雖盡苟或有違於龜筮焉又烏能幽無鬼  
神之害明無百姓之怨乎故先王之於祭事不特卜日而又  
卜尸不特卜尸而又卜牲也違龜筮而百姓怨者則以鬼神  
依人而行故也鬼神有害則百姓有怨可知鬼神有禍福故  
曰害百姓有休戚故曰怨石林葉氏曰無害於鬼神祭則受  
福無怨乎百姓得其驩心故先鬼神而後百姓者亦以祭祀  
為主為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  
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易以鼓切





